

第十二章

豫湘桂鄂大作战

第一节 豫中会战

一、日军受到了空中的威胁

东京。日本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大本营乱作一团，惊慌失措。

晚秋时节，西风无情地劲吹着大地，将绿叶染成枯黄。天上，终日有残叶飞舞，一片一片的，有点像春天郊外旷野上的风筝，煞是好看。然而，在台湾的日本军人，却是紧张兮兮的，天上有时是树叶在舞，有时是鸟儿在飞，却以为是美国飞机前来空袭。

多年以来，日本军人养成欺侮和教训别人的习惯，耀武扬威，神气活现。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天，美国人和中国人合伙将飞机开到属于他们的领空，乒乒乓乓扔下许多炸弹来，炸得他们鬼哭狼嚎，晕头转向。

大本营陆军部对日益增长的中美空空动向极为重视，如果不摧毁美国空军在中国华东的基地，给中美空军以毁灭性的打击，就无法保护日本国土的安全，日本大本营在酝酿一次大的作战行动。

日本决不能坐视陈纳德，要采取报复行动了。以美机轰炸新竹为导火线，大本营决心开展一场以摧毁美空军基地为目的，打通大陆交通线，纵贯中国南北大陆的大野战，在运筹帷幄之中。

大本营参谋总长杉山元数日来，吃不下，睡不着，他的两眼之中，布满了血丝，仍瞪着眼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支那派遣军作战态势图。

美军袭击新竹，使他受到了强烈的刺激。美军的轰炸机，只能是从华东的机场起飞的，他们久已宣传的空袭日本本土的计划，说明已到实施阶段。这次只是B-25型中型轰炸机，如果是B-29重型“空中堡垒”从华东起飞，直扑日本本土，那将是一副何等可怕的局面！

杉山元的眼前出现的幻觉为几百架的B-29型轰炸机“隆隆”飞临东京上空，遮天蔽日，成千上万的炸弹像冰雹一样铺天盖地、呼啸而来。东京在大轰炸中成为一片火海与瓦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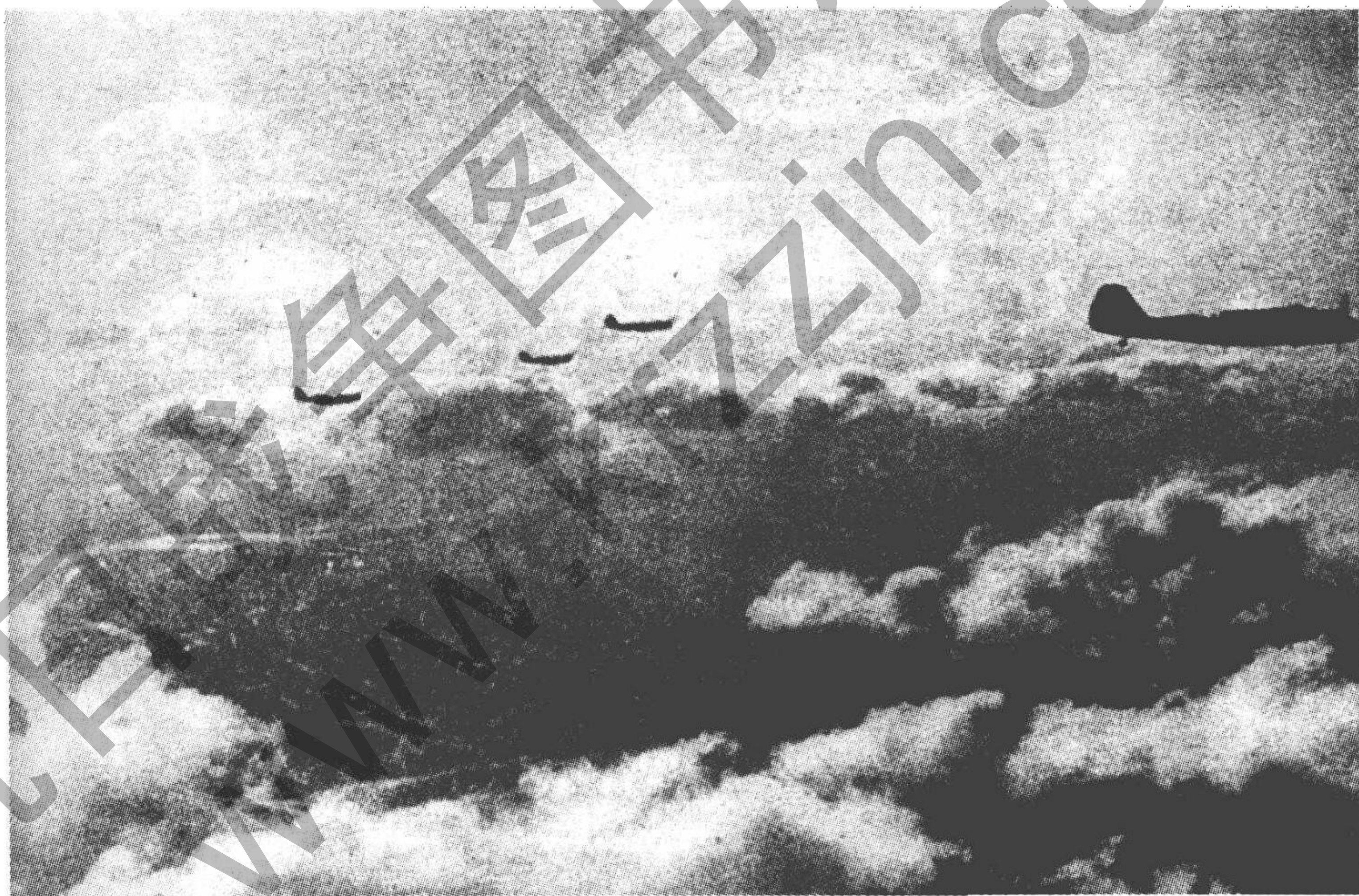
“决不能让这种形势出现！”杉山元的拳头重重地砸在办公桌上。“要消灭他们的空军基地！”他的眼顺着支那地图从上而下搜寻着，终于停在江西省“遂川”地名上。

杉山元参谋总长召集他的幕僚们开会，研究对付美空军活动的办法。大本营第二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真田少将，第二部长有末精三少将等人出席了会议。

真田首先报告了美机的活动情况：

“美机从今夏以来，加强了兵力，以中国东南部基地为中心，其制空范围逐渐巩固。据11月中旬的报告：美机总数为战斗机160架，轰炸机70架，其中战斗机100架、轰炸机20架左右均部署在桂林及其以东地区。”

杉山元说：“支那美空军的活动，已引起统帅部的不安，如不及时压制，不久，东京的上空也将出现他们扔的炸弹。从今年年初起，中国东海上的我方船只的损失急剧增多，估计都是美空军的活动所致。”



中美空军出动飞机轰炸日军目标

有末精三说：“支那派遣军属下，目前只有第三飞行师团，迭经与美机作战，损失不少，压制中国大陆的美空军似有困难，如不增加兵力，中国的东南部肯定会落入美空军势力控制之下。”

杉山元说：“看来为加强在中国的空军力量，应立即将关东军所属第12飞行团调往中国，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元帅指挥。此外……”他面

对第二课长服部卓四郎说：“美空军的基地似在中国的东南部。难道不能从华中和华南打通粤汉铁路，横扫支那大陆，使美国空军不得使用中国东南部的基地吗？”

服部卓四郎领会了杉山元的意思，站起来说：“为了鼓舞全军的士气，我早有单独使用陆军的力量进行一次大规模作战的意图。”

“很好！你立即负责对此进行研究，并照会支那派遣军方面，询问一下遂川附近的美空军等活动。”他走向地图，用手在上面示意一大圈说：“参谋本部为确保中国东海海上交通与本土安全，很重视消灭在华美空军，要求支那派遣军亦立即着手研究如何消灭在华美空军及其基地！”

会后，大本营作战部第一部长真田穰一郎少将急忙与手下进行研究，根据杉山元参谋总长的指示，制定了一个中国大陆开展新的积极进攻的作战方案：打通华北、华中、华南，分割的中国战线，并连接法属印度支那，并摧毁在华东美空军基地。

二、天皇批准“一号作战”

11月28日，一架日本军用飞机在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支那派遣军第一课高级参谋天野正一大佐携带作战计划直飞东京，以便与大本营联系作战问题。

当天，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真田少将即召见天野大佐，向他传达了大本营对实行在中国方面积极作战，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意见。

真田说：“欧洲形势严峻，而亚洲亦不容乐观，敌人的反攻，特别是美国的空中攻势以及破坏海上交通的战斗，明春势必更加激烈。现在打通中国大陆，确保与南方的交通线，实为重要，因此，希望本着下述意图，研究打通中国大陆的作战。”

天野大佐内心非常激动，他迫不及待地说：“自本年秋季以来，从派遣军抽调大量兵力，准备对付美对本土的登陆作战，因而失去了骨干力量。我曾担心派遣军究竟怎样才能对圣战作出贡献？现在有了如此重大的计划，这太好了，这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纵然有些困难。也要决心干下去。但我特别担心的是，如果不适当地提出过高的条件和兵力要求，会使计划流产。”

真田说：“天野，听我说计划的要点：

一、1944年6月上旬（最迟不超过7月），从武汉地区以8个师团，从广东地区以2个师团，从法属印度支那以2个师团分别发动攻势。然后打通粤汉、湘桂两条铁路，从武汉地区往华南，再从衡阳附近经中国西南直通到法

属印度支那北部，以完成地面联络走廊。作战期间约为4个月，用2个师团进行空中支援。

考虑需要的兵力如下：

武汉地区：8个师团（第11军原有3，由华北调来1，中国派遣军内部调剂4）。

广东地区：2个师团（其中1个由华北抽调）。

从法属印度支那：2个师团（除第21师团外1）。

飞行师团：2个支援。

本作战称为‘卜’号作战，由华北抽调。

二、然后在1944年11月上旬，计划使用华北的3个师团和华中的3个师团打通平汉路。

本作战称为‘J’号作战。

三、本作战目的为：打通粤汉、湘桂以及平汉铁路南部，实现与南方地区的铁路联络，同时摧毁铁路沿线重要地点上的敌航空基地，以阻止在华美军空袭我本土。消灭上述敌航空基地，也包括华东南的基地，为的是制止敌人对我航行于中国东海上的船只进行破坏活动。在此期间并要进行福州作战，摧毁美潜艇基地，封锁其活动，从而确保中国东海的海上交通。

四、希望在12月15日前提出打通大陆作战和福州作战的计划。”

12月3日，天野大佐乘飞机于薄暮时分，又回到南京。径直驱车去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将参谋本部的意图及第一部长的联系经过，报告给畑俊六总司令官。

最后，天野说：“参谋本部要求我们在12月15日以前制定出打通大陆作战计划。”

畑俊六身体干瘦，身着黄呢元帅军服，胸前挂着四排勋标，代表了他显赫的战功。办公室里燃着熊熊的壁炉，他只坐在炉前静静地听，紧锁着眉头。当天野汇报完后，用一种期待的眼光等候他的表态，他忧郁地说：“这是一件大事，不能简单地接受下来，要进行充分的讨论。”

他的态度，使天野不理解，略感有些失望，说：“作为派遣军总司令官，您一贯的作风是果敢而有信心，这次为什么却谨慎起来？”

畑俊六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挥挥手说：“天野，奔波一天，应该休息了。”

天野疑惑不解地告辞，望着他的背影，畑俊六摇摇头，自语道：“年轻人，对大规模作战都是跃跃欲试，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当晚，畑俊六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担心：“船只遭受损失越发严重，如不采取对策，将给作战带来障碍。为此，大本营提出打通粤汉路，与法属印

度支那联系起来，以确保与南方的交通的意见，要求派遣军对打通粤汉与京汉的作战进行研究。但这是需要从满洲和国内抽调所需的兵力的。”

第二天，畑俊六令总司令部参谋部以第一课天野大佐为中心，对作战计划进行紧急研究，与此同时，畑俊六向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发去电报，请其考虑将华北方面修复黄河铁桥的器材上报参谋本部。

经过参谋部的昼夜工作，12月6日便制定了《纵贯大陆铁路作战指导大纲方案》，经总司令官批准后，于12月7日电告大本营。当天野大佐满怀希望地等候大本营的指示时，8日却收到大本营的训斥电报：

“本作战对全军作战有极大影响，因此不能轻易做出决定，而且如此重要作战计划更不可使用电报。”

天野带着恐慌地心情将电报交给畑俊六时，元帅一言不发地看完了电报，依旧挥挥手让他出去。此时天野将自己的沉不住气与总司令官的每临大事用静气的态度进行了对比，才感到总司令官对作战持慎重态度是正确的。



中国飞行员集结待命，准备升空作战

1944年的元旦，是在阴冷和恐惧中来临的。这一天，来自中国方面的美机活动的情报送到了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有末精三的办公桌上，内容为：近日来美机活动频繁，估计在桂林、遂川活动的美空军约达160架。已经证实的为：遂川有35架，衡阳有25架，零陵有25架，桂林有55架。中国方面空战的情况，切不可乐观。

参谋本部立即将这一情况，由第二课长服部卓四郎亲自向东条英机陆军大臣进行汇报，并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纲要，向大臣作详细的

说明，以期获得他的同意。

服部的汇报，列举了发动“一号作战”的几个目的：一为摧毁美国在华航空基地；二为打通大陆交通线；三为击溃国民党军主力等。

东条英机听完后，对服部的汇报不太满意，问：“年轻人，参谋本部制定一号作战的真正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作战目的必须简单明了。”

“我认为打通大陆交通线的目的是消灭重庆的野战军，摧毁他们的抵抗！”

“不！不对！”东条发了火，“重庆军有什么可怕？我一向重视摧毁美航空基地，这才是主要的，你们拟定的计划要与此作战要领相适应，否则我不能同意。”

1月24日，杉山元参谋总长与真田第一部长进宫面见天皇。

杉山元向天皇说明：“陛下，发动一号作战实际上是有两个目的，参谋本部与陆军大臣的意见有不一致处。我们认为，摧毁中国华东美军各机场以及保卫本土及中国东海的防护安全为其第一目的。打通大陆后，即使在海上与南方的交通被切断，也可经过大陆运输南方的物资，以加强战斗力，为其第二目的。这样，估计今后大战的形势将会好转。请陛下定夺。”

天皇问：“据说中国的治安很不好，八路军在北支那搞得很厉害，再进行这一作战有无妨碍？”

杉山元回答的很有信心：“陛下，投入新的兵力，只能使治安不再发生问题。在作战期间自不必说，作战以后大体也能维持好治安。华北的兵力，目前虽不太充足，预定的作战期间和作战以后，再增加两个大队的兵力，万无一失。”

天皇说：“好吧，作战计划我批准了，你们去准备吧！”

1月24日，大本营为传达“一号作战”令，电召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中将立即回东京。

松井中将于1月25日由南京直飞东京，听取“大陆命”、“大陆指”及作战纲要。

三、汤恩伯立马龙门

1944年初，当第1战区发现豫东北的日军大量集结并修复黄河铁桥时，判断其可能南进，遂以汤恩伯指挥所属4个集团军（第15、第19、第28、第31集团军）沿黄河南岸，由汜水经柴桥，再改沿新黄河西岸，经中牟以西尉氏、林沟、周家口及其以东部署河防，面对黄河铁桥、中牟方面部署防御，准备由正面迎击沿平汉路南进的日军。第1战区其他4个集团军（第4、第

14、第36、第39集团军)及第40军,则由战区直接指挥,沿黄河南岸,东起牛口峪,西迄闵底镇,占领河防阵地,与第8战区右翼衔接。

第1战区备战期间,军事委员会于3月4日先以“元”字第2781号代电,指示作战指导要领;当日又在原案基础上再次补充,下发了更为详细的全般作战指导方案。其主要内容为:①

敌如以主力由豫南北犯,一部由北南犯,并由黄泛区策应,企图打击我豫西野战军,或乘机打通平汉路时,我军作战指导方案如此:

1. 依内线作战要领,区分南北两地区作战。
2. 我军预计使用作战之总兵力为第1、第5战区现控制之机动兵团,共计26个师,及枣阳、信阳、阜阳沿黄泛、邙山头附近原第一线守备兵力17个师,合计43个师。
3. 集结机动兵团主力14个师,荫蔽于临汝、登封、禹县、襄城、宝丰、叶县地区,并特派有力之一部确保北地区右翼支撑点之许昌,及左翼沁水连接嵩山东南麓密县、登封之线,协同第一线部队,以侧击包围侵入嵩山南麓之敌而歼灭之,并乘机收复邙山头。
4. 使用机动兵力一部7个师于南地区,在遂平、泌阳、枣阳一带,先行持久抵抗;并以一部固守遂平要点以确保桐柏山地,击破由豫北南犯之敌。
5. 泛区方面,应固守扶沟以南泛防,并指定一个集团军总司令统一指挥临泉以东泛区之第一线部队及敌后各挺进部队,牵制当面之敌,并破坏敌后交通。其余第1战区河防部队及第五战区第一线部队,应各派有力之一部袭击当面之敌,以策应大别山区李品仙集团;另以一个军及桐柏山方面之第39军(其5个师),以钻隙行动向汉口挺进,协同第6、第9战区策应部队,乘机袭攻武汉。
6. 如敌由南北两方面及泛区深入豫西时,我应立即调整态势,集结主力于临汝、禹县、襄城、叶县、宝丰、方城一带,侧击、迎击合围敌决战,而包围歼灭之,并续向武汉追击。

第1战区根据军事委员会作战指导,于3月14日以命令下发了关于在嵩山附近与敌决战的作战指导方案。其主要内容为:

1. 扶沟、汜水间河(黄河)、泛(新黄河)防部队,应力阻敌人渡泛及突围(注:阻止日军强渡黄河突破河防阵地)。
2. 如敌渡泛突围成功时,河、泛防部队应凭借许昌、洧川、长葛、新郑、郑州、荥阳一带据点,疲惫敌人。

① 台湾“国防部”档案。

3. 同时汤兵团及第4集团军应以其控制部队于登、密北侧山地迄汜水间构成守势地带，于襄城、叶县、临汝、登封、密县、禹县地区构成攻势地带。如敌向我守势地带进犯时，守势地带之部队应坚强抵抗；攻势地带之部队应向左旋回，侧击敌人。如敌主力向我攻势地带进犯时，攻势地带之部队应与敌即行决战；守势地带之部队即转移攻势，向右旋回，侧击敌人。

4. 汤兵团以第12军、第13军、第78军、新1师、第20师隐密（秘）配置于登封、临汝、禹县、襄城、宝丰、叶县攻势地带，并抽集1个师固守许昌。临泉附近部队，应有西移参加平汉路以西作战之准备。

5. 第4集团军除固守原河防外，应以1个军固守老饭沟迄金沟主阵地，并以一部占领张庄、铁山、高山寨前进阵地，并确保虎牢关据点。^①

3月16日，军事委员会又连续两次要求“79军、89军准备固守许昌、漯河、遂平、舞阳4个据点；第12、13、29军秘密控置于密县、临汝以西地区，限3月底集中叶县、宝丰、禹县、登封、临汝，汤恩伯直接掌握”。但汤恩伯上报的作战计划及兵力部署，第一战区认为与军事委员会及战区的指示“均不符合”，遂于3月31日予以修正，重新下发作战指导方案：

“1. 如敌以主力由北南犯，而南区敌以一部窜扰牵制时，贵兵团应以主力在襄城、禹县、许昌附近地区与敌决战，惟为期与第4集团军密切协同及利用嵩山山地有利地形起见，应将登、密地区亦划入决战地带，并为攻势之重点，期收夹击、侧击之效。2. 如敌以主力由南北犯，而北区敌以一部窜扰郑州、新郑、密县一带牵制时，为排除我主力侧背之威胁，使尔后之决战有利计，应于南区会战之先集中必要兵力，将北区渡犯之敌击退，并收复邙山头、中牟，再转兵南下，协力该地区之决战。在北区击敌之同时，南区部队应竭力迟滞敌之前进，以空间换时间，俾导决战有利。”

汤恩伯及其第一战区的部队处在河南省黄河及新黄河一带，成为对日军所居华



汤恩伯

^① 《第一战区中原会战前的作战准备概况（1944年）》，《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15页。

北地区进行反攻与袭扰的根据地。其范围占据河南省的大半。第1战区的东面，与鲁苏战区遥相呼应，西面与胡宗南的第8战区毗连，南接李宗仁的第5战区。长官司令部设于洛阳。

古老的黄河，夹杂着泥沙，滔滔奔腾，流经苦难的中原大地。自1938年6月上旬，中国军队为阻止日军西进郑州，南下武汉，在中牟县境的赵口掘堤和在郑州花园口掘堤，黄水一泻千里从中牟、尉氏、扶沟等豫南地区，到安徽和江苏以北成了一片汪洋，成为飞沙和盐碱的黄泛区。黄河改道，从中牟以南经通许、扶沟、淮阳夺淮而去。

郑州附近的黄河岸边，是一片起伏的山丘，名为邙山。邙山下的黄河岸边原有一条铁桥飞架南北。抗战爆发后，黄河铁桥遭到破坏，京汉铁路在郑州一分为二。

从1944年的1月份起，郑州等地的日军在邙山头、中牟等地积极活动，据敌情报告：敌“重建邙山头等据点，抢修黄河铁桥，同时将平汉铁路，由小冀伸至黄河北岸，敷设支线八条。2月以来，敌机开始活动，对郑州、广武、巩县、汜水、尉氏、中牟、临汝、登封、密县一带，凡旧平汉路两侧地区，以及涧口附近，不断侦察。同月下旬，敌调动频繁，逐次向豫北输送。至3月上旬，敌将豫北之第35师团调出，以独立第四、第五旅团接防。迄4月中旬，豫北敌复大量集中，计开封以南集敌万余，新乡南集敌二万余，温（县）、孟（县）、沁（阳）、济（源）一带集敌万余。”^①

中原王汤恩伯忧心忡忡。在第1战区，名义上司令长官为蒋鼎文，而蒋委员长信赖和倚靠的实力人物是他汤恩伯，自他来到河南以后，由于部队军纪不好，祸害百姓，在民众中盛传着一句口头语：“不怕日本人来烧杀，只怕中央军来驻扎。”更有甚者，河南百姓将水、旱、蝗、汤列为四害，汤即指汤恩伯。

汤恩伯根据日军活动的情况，判断日军将有一次大的行动，第一战区有9个集团军、19个军，总兵力约39万人。而归汤直接指挥的中央军有4个集团军、兵力在20万人以上。态势如下：^②

甲，汤兵团

子，淮阳及其以东泛防：

1. 第19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第89军之暂第33师及独立6旅，蒙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军事档案。

^② 《第一战区中原会战前的作战准备概况（1944年）》，《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19-1220页。

城附近；暂9军（111D、112D、T30D），太和附近。

2. 第15集团军骑2军（骑3师、暂14师），阜阳、项城一带；骑8师，蒙城、南马店附近。

丑，第28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毕口迄牛口峪河泛防：

1. 泛东挺进军陈又新部（5ED、2ED、T2B、T3B），毕口迄柴桥泛防。

2. 暂15军暂27师，柴桥迄后陈。暂一旅后陈迄包沙桥泛防。

3. 第85军之百十师（110师）主力，包沙桥至邙山头河防，一部在荥阳为预备队。预十师邙山头、监围及迄牛口峪河防，23师密县附近控置。

寅，控置部队：

1. 新1师遂平、第20师郾城，暂15军之新25师许昌附近。

2. 第78军新42师一团新郑，主力禹县，新42师方城，新44师镇平。

3. 第29军（91D、193D、T16D）舞阳以南地区。

4. 第12军第22师襄城，第81师叶县，暂55师临泉。

5. 第13军第89师、第117师临汝附近，第四师登封附近。

乙，第4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

第96军、新14师及挺进第四纵队、牛口峪迄马义沟河防；第177师褚岭迄金沟；第38军（17D、N35D），老饭沟、张庄迄褚岭阵地守备。（第38军原在偃师以南地区集结控置）

丙，第14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之第15军（64D、65D）马义沟迄平庄河防。

丁，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之第47军（104D、178D）平庄迄杨家河防。

戊，39集团军、河北民军（一个支队及一个大队）及新八军之暂29师，杨家迄史家滩河防；挺1纵队史家滩迄七星沟河防；新6师及挺进21纵队主力，澠池附近控置。

己，第40军配属战区炮兵，计106师七里沟迄北村；9师北村迄阌底镇河防。

庚，第14军（83D、85D、94D）洛阳附近。

辛，暂四军（47D、74D）宜阳、龙门各附近。

壬，黄河北岸有力之各游击部队：

子，泛东挺进军第6纵队，考城；独立1支队，兰封；独3支队，开封；独4支队，睢县各附近。

丑，冀鲁豫边区挺进军第2挺进纵队及第1支队，长垣附近。

寅，豫北挺进军13纵队武陟，22纵队孟县，24纵队滑县，独立8支队

暂1支队获嘉，11支队新乡，暂2支队浚县各附近。

卯，中条区河北民军一个支队、两个大队及21纵队一个支队，垣曲附近；26纵队及独10支队，闻喜以东地区。

辰，晋豫边区25纵队阳城、壶关一带，独12支队，陵川附近。

汤恩伯带着卫队，冒着凛冽的寒风，策马登上洛阳的龙门，这里地形险要，洛河在此地跃出狭窄的峡谷口，汹涌澎湃，再汇入黄河，一泻千里，进入平坦的豫东平原。

汤恩伯挥鞭指着山川形势，问他的手下：“你们说，日寇能打过黄河天险，攻取洛阳吗？”

汤恩伯的话，道出了他内心的恐惧与不安。自美军在欧洲法国的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以来，为了策应欧洲战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一次次高喊要总反攻，夺回华北，并增加第1战区的兵力。汤恩伯为适应形势，也在喊反攻。但他们内心深处却希望固守河防一线，与河北日军对峙。

日军在邙山头一带，重修黄河铁桥，分明是要对第1战区采取行动，如果河防一失，大局震动，汤恩伯定难逃其咎。

副官讨好地说：“总座，您放心，日军即便能打过黄河，但绝对到不了洛阳。”

汤恩伯不解地：“此话怎样讲？”

副官说：“总座，我特意去关陵找有名的李瞎子算了，保证无虞。”

“卦上怎说？”

副官从口袋中掏出一黄表纸，汤恩伯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卦辞是这样：“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汤恩伯不由大怒，“混蛋，这是什么好卦，济是渡的意思，既济就是渡过河，说明日军分明要渡过来。”

副官笑嘻嘻地说：“总座，您别着急，往下看。”

汤恩伯又看：“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而预防之。”

“这怎么讲？”

“总座，您看这最后的一爻，”他念道：“濡其首，厉，何可久也。这第六爻在最上位，相当一个狐狸的头，这一卦为坎，是水，上六是水的最上方，狐狸冒险渡河，头浸到水中，当然凶多吉少。况且李半仙说：日本是太阳之国，用的是太阳旗。洛阳乃落日也，太阳落了，不正预示他们失败之征兆吗？”

汤恩伯用马鞭杆轻轻地敲击副官的肩膀，笑着说：“对，解释的好，日寇打不到洛阳的，但是，日寇终必过渡，将会在什么地方过呢？”

副官说：“总座，肯定要在郑州附近，日军不是在那里架桥吗？”

汤恩伯点点头，说：“走，回长官司令部，立即通知沿河各部队加紧防范，尤其是邙山头一线，尤要提高警惕，乘其半渡而击之，可获胜。”

他两腿一夹马腹，手抖缰绳，黑马一溜烟向山下冲去，黑大氅随风飘起，显得威风凛凛的，副官、卫士们各自调转马头，扬鞭催马，尾随而去，山坡上荡起团团尘灰。

四、日寇突破黄河天堑

开封城北有一座明代古老的建筑龙亭，地势很高，六七十阶石台上去，有一明三暗大殿，飞檐斗拱，朱漆画栋，巍峨气派。站在龙亭顶上，可以俯瞰全城景物。

清明时节，全城笼罩在蒙蒙细雨之中，潘杨湖畔的桃花零落在泥水中，青青的柳条发出了嫩芽，使残旧不堪的古城呈现在春天的气息之中。

龙亭周围，站满了头戴钢盔、手执三八大盖枪的日本兵。此时日军第37师团参谋长恒吉大佐正与第12军参谋折田大佐、独立混成第17旅团的石户参谋站在龙亭大殿前的石台阶上。

恒吉大佐放眼四周，感慨地说：“到底是大宋王朝的首都，城墙的规模比起我们师团所在地的运城城墙要好多了。”

折田大佐说：“我部在开封能住多久，还很难说，我已接到命令明日将陪你去中牟侦察主要渡河点和中牟正面的重庆军阵地。军作战命令就要下达。”

恒吉说：“是啊，我此次来开封，还带有工兵联队长和情报军官，负责制定各项计划，到4月8日，师团司令部的一部分将作为先遣队到达这里，开始司令部工作，我担任与贵军的联络工作，指挥各部队的运输、集中和独立工兵大队准备渡河作业。”

石户参谋说：“没想到，此次战役我部将有幸得到第37师师团长长野祐一郎中将的指挥。”

恒吉大佐说：“难得有空我们共同游览古城和龙亭，来吧，为我们的胜利，共同在此留影纪念。”

随从副官取出德国莱卡牌相机，3个日本少壮军人得意地笑着，在龙亭前留了影。

5天以后，第37师团参谋长恒吉大佐从开封乘飞机返抵运城，其部已开始向开封方向集中，他们在运城附近上火车，经榆次、石门、到达开封以东

的兴隆车站。该师团于4月16日前全部集结到开封附近。

此时第12军内山英太郎中将下达了作战命令：

作命甲第Y号 仁军命令

一、本军命主力在霸王城〔邙山头〕正面，另一部由中牟方面分别对前面之敌进行急袭，突破以后，迅速控制郑州附近以及汜水、密县、郭店、新郑等要冲，将敌围歼于郑州广大平地，各期首战即予敌以巨大打击。

二、第37师团X-2日拂晓派部分兵力先攻进中牟南方无名小河岸前一线，然后命师团部分兵力攻占郑州，主力挺进到郭店附近，与第62师团相策应，尽量围歼敌军。进抵郭店附近后，命一支有力部队向密县方面推进，配合第110师团攻击该地附近。

渡河后独立工兵第40联队（缺第一中队）应于X+4日傍晚前到达霸王城桥梁南端，归方面军直辖，同时将独立工兵第59、第60两大队拨归工兵第26联队长指挥。

三、独立混成第7旅应于X-2日拂晓，命部分兵力由中牟攻占乔家以南（不包括乔家）的中牟南方无名小河附近，同时命主力由董砦附近下游渡河，然后向新郑方向挺进，尽量围歼敌军。

第37师团所部秘密集结于中牟附近。

4月17日17时，中牟县城内警备森严，在警备队院内，第37师师团长长野中将召集所部各指挥官，根据“〔仁军〕作命甲第22号”下达了师团攻击命令。

他大声宣布第37团命令：

“根据师团计划，在占领中牟的部队掩护下，命主力由邢庄、王庄一带，另一部由三王南方河岸分别渡河，一举突破中牟正面的重庆军阵地，进占中牟南方无名小河岸一线，然后准备向郑州和郭店推进。主力自4月17日23时开始渡河，18日3时开始攻击。”

他端起桌上斟满血红的酒的杯子对众军官说：“希望各队长奋勇战斗，夺取首战成功，来，让我们举杯，祷祝官兵武运长久。”

军官们纷纷举杯，一饮而尽，不约而同，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太阳落山，飞鸟唧唧喳喳飞回树林，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战场之夜，荒凉而寂静。是夜，中牟一带没有月光，四野寂静无声，伸手不见五指。日军的侵入，使黄河两岸变成毫无生气的死地，方圆几十里连一声狗叫都听不见。黄河自北向南，从中牟流过，只有涛声呜咽的流水和掠过河面的风，轻轻吹拂着两岸的苇草。

23时整，日军第37师团已悄悄运动至准备攻击的位置，该敌分为左右两

翼，其左翼从中牟东方和南方，右翼从中牟西南方，在军旗引导下，向国民党河防部队阵地逼近。

师团长长野中将在第12军高级参谋折田大佐等人的陪同下，登上县城内最高的瞭望塔观战，长野一声不吭紧张地注视着夜光表，分秒针滴滴答答，向零点位置不知疲倦地前进着。

“哒哒哒哒”激烈的机枪声划破了可怕的沉寂，“轰轰轰”连续不断的手榴弹爆炸声响彻夜空，火光和曳光弹从四面八方飞蝗般闪过，战斗终于打响了。

原来，当日军匍匐前进至国民党军阵地前不到500米处时，阵地前的茅草丛中，传出阵阵窸窣声。国民党军阵地上的哨兵已发现情况不妙，架起机枪对着黑暗处突然开火，霎时枪声大作。日军第一线部队仍保持沉默，匍匐前进。

阵地上，守军一连长突然大叫：“扔手榴弹！”顿时火光冲天，日军再也沉不住气了，乱作一团。

日军的冲锋号响了，混乱的敌军迅速整队，在两翼的掩护下冲向河边，利用各种渡河器材强渡新黄河。日军的大炮开始轰击了，压制守军的火力，黄河两岸的火光映红了夜空。

拂晓，日军第一批先头部队三千余人，携七八门大炮的率先登上黄河对岸，占领阵地。并向中牟南方无名小河一线急进。

与此同时，郑州邙山头之敌第110师团在五六十门大炮的猛烈轰击下，向第85军吴绍周部周围阵地实行强攻。天明，敌机12架亦飞至邙山上空轮番轰炸与扫射，继以步兵两三千人向河防阵地数处猛攻，与预11师激战竟日。

4月17日拂晓，日军步兵第22联队为师团第二线渡河部队，在枪林弹雨中强渡黄河，联队长皆藤大佐即命第一大队长佐藤少佐率先遣挺进队300余人向郑州进攻。该部轻装步行，以每小时12里的行军速度向郑州挺进，他们绕开国民党军的阵地，穿越麦田、渡过河流，昼伏夜行，于19日黎明出现在郑州火车站附近，少数人混进城后，从城墙上放下绳索，其余日军用绳梯攀登上城头后，立即挥舞太阳旗与城外日军大队联络，并向北门发动猛攻。城内的百姓吓得东躲西藏，国民党军见日兵已冲进城，便急忙向南门撤退，机枪声、手榴弹声响成一片，下午敌大队到达郑州以西地区，与国民党军主力展开激战。

日方第12军主力渡过黄河后，担任进攻霸王城正面。4月19日，向国民党军黄河河岸阵地要点摩旗顶高地发起进攻。该高地为南岸重要阵地，可以

瞰制黄河铁桥及其附近地区。日军第110师团右翼队在军炮兵队和飞行队的协助下，向国民党军阵地发起猛攻。

自早晨6时40分开始，日军飞行队第16战队和第44战队的大批飞机，在战队长三木中佐亲自率领下，向摩旗顶等地俯冲轰炸，轮番出击三四次，出动200架次以上。同时日军炮兵队开炮猛击，将邙山头一带黄土高坡炸得尘土飞扬，遮天蔽日。上午11时，日军已推进到摩旗顶东南侧一线，双方激烈地对战，直至深夜，日军从侧背登上三四十米高的悬崖，一举攻克摩旗顶，并在高地中央对天发射三颗绿色信号弹。

摩旗顶被日军攻克后，武庭麟第15军赵琳预11师阵地中央突出一角梅花阵地遂暴露在敌军猛烈的炮火之下。19日下午17时，日军野战重炮、山炮一齐向梅花阵地猛烈炮击达一小时以上，随即步兵发起冲锋，双方反复厮杀，是夜，国民党军失去阵地，向后撤退。

占领郑州城北门一角的日军，待大部队到达后，便向小李庄附近推进，守军第85军吴绍周部第110师所部与敌激战后，便向郑州西方地区撤退。

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于是日23时59分向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发出战报：

甲方“〕”参电第13号4月19日23时59分发出

一、本日（19日）晨，第12军以第110师团推进到准备攻击霸王城西正面的位置。该兵团进攻顺利，10时许即攻下该地西方敌第一线阵地，现在准备以后的攻击。

二、由中牟方面渡河的兵团，本日（19日）击溃面前敌军后，继续前进。16时至18时，第37师团进抵祥符炉、树头村附近，独立混成第7旅进抵黄集附近。

三、霸王城正面之敌为预备第11师，19日仍在防守第一线阵地。

四、第1战区敌人的企图和动向十分积极，部署机动灵活，必须特别注意：敌死守郑州，利用京汉铁路已筑阵地进行顽抗，固守许昌、禹县，由密县附近山地发起机动攻势，以及命泛东挺进军、暂编第15军等，扰乱后方等。昨晚，新编第44师由方城开抵舞阳，今晚第13军主力也奉命集结于登封、禹县间。

日军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打得汤恩伯目瞪口呆。18日晨，当他还在梦中时，副官慌忙地闯进，摇着他急唤：“总座，快醒醒！”

“干什么？搅老子的好梦。”他不耐烦了。

“日军已分两路，分别从中牟和霸王城突过黄河！”

“不可能，我们的部队都干什么了？他们手里的家伙是干什么的？给我

猛揍！”

副官哭丧着脸说：“敌军火力太猛，我第一线阵地已放弃。”

汤恩伯一下子从床上跳了下来，大叫着：“立即下令暂编第27师和郑州调出部分兵力，在中牟西南地区阻击日军，确保郑州安全。”

汤恩伯反应很快，做了紧急处置，但他还未及穿好衣服，前方军情又纷至沓来，“霸王城遭到敌主力猛袭”、“敌向密县、登封推进。”

汤恩伯只觉四肢冰凉，密县如失，登封再不保，洛阳就岌岌可危了。他赶到作战室，发出如下命令：

甲，第110师死守郑州。

乙，新编第42师于新郑待命。

丙，第85军如不能确保郑州经水镇——荥阳一线时，即撤至崔庙、万山附近。

丁，暂编第15军指挥第27师和新编第42师，阻截由中牟方面进攻的日军。

戊，第13军（包括密县的第23师在内）主力加强禹县——密县——登封的现有阵地。

日军突破第一线河防阵地后，第12军司令官内山中将命其部队以马不停蹄的速度向密县方向前进，攻取密县附近山地，摧毁国民党军的防线和据点，为向汤恩伯军团发动攻势做好准备。

与此同时，中牟和霸王城方面的国民党军正向汜水、密县方面撤退；石觉的第13军亦昼夜兼程赶往密县布防。另一支国民党军正由偃师赶往汜水。

大战伊始，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也沉不住气了，于20日上午11时乘飞机赶到郑州附近的下壬店第12军战斗司令所，听取第12军司令官的战况汇报。

内山中将说：“据情报，敌汤恩伯已令其部第12军贺粹之部、第13军石觉部、第29军马励武部在嵩山附近山地与我军决战，另在其方的汜水、密县、登封间作为守势地带。另派第78军赖汝雄部、第89军顾锡九部坚守遂平、许昌、郾城、舞阳之据点。”

冈村宁次点点头说：“攻占郑州的部队，陷城后在城内留一个步兵大队外，其余同主力一齐向密县、新郑方向推进，争取歼灭敌13军主力。第37师团分三个纵队向新郑推进，不要给敌以喘息之机。”

第37师师团长长野中将于4月20日下午到达郑州以南的郭店，即派一部向密县挺进，师团主力沿郭店——新郑线西侧南下，与独立混成第7旅互为配合，攻打新郑。他们在洧河北岸遇到了国民党军的坚强抵抗，长野命师团所有

的山炮集中在一处，向固守土桥寨的赖汝雄第78军彭宝良新编第42师部队予以毁灭性的打击，从下午14时战至傍晚18时，战场上到处是血迹和死尸，枪炮声逐渐稀疏，国民党军残部向南撤退，日独立混成第7旅团已经占领了新郑。当他们呐喊着冲进城时，刘昌义暂15军的新编29师吕公良部早已撤退。

据国民党方面的报告，至21日为止，尉氏、新郑被敌攻陷，22日新郑、洧川也相继失陷，23日长葛也告失守。刘昌义暂编第15军、暂编第2、第3旅撤退后防守鄢陵、许昌西北地带。

汤恩伯毕竟亦是蒋介石麾下得力的战将。战役之初虽被打得头晕眼花，但他已逐渐恢复过来。面对日军长驱直入的局势，下令确保登封、禹县、许昌，襄城等地，并逐渐向这方面集结兵力。他命第28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指挥第12军、第29军、暂编第15军、泛东挺进军组成南线兵团；以第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指挥第13军、第85军为北线兵团，以宝丰、郟县、禹县为界，担负坚守各要点和发动机动攻势的任务。同时，第1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已令河防部队对黄河北岸地区进行扰乱，以打击、破坏敌之后方，钳制敌渡河部队。另调第8战区第42军杨德亮部出潼关，担任河南西北地区河防。

战况依然对国民党军不利，日军凌厉的攻势，使登封的屏障密县也在24日失守了。第85军的部分兵力，退据西北山地，构筑工事，与孙蔚如第4集团军部队在马驹岭、巨虎关一线与敌激战。

五、裸体突击队冲上许昌城

日第12军司令官内山中将对河南会战的开局甚为满意。一个星期以前，他的部队还在黄河北岸，而今天，4月25日傍晚，他已在大批军官的簇拥下，大模大样地跨进设在新郑县公署的战斗司令所。

战地难得的丰盛晚餐，使内山中将吃得格外香，他得意地对幕僚说：“打胜仗的饭就是好吃呀！”

当他从脖子上拿下餐巾的时候，作战主任中村参谋不失时机地前来问讯下一步方案。

“下一步方案？是西进洛阳，还是南下许昌？”内山中将的内心极为矛盾。

根据汤恩伯的部队的调动及部署，准备在嵩山与日军展开决战，目的是防日军西进，夺取洛阳与潼关。他的主力都集结在此方面。同时在南线的许昌、襄城、禹县亦部署兵力，以便乘日军西进时，予以侧击。

内山中将下令各部兵团长前来新郑战斗司令所举行兵团长会议。在会上，内山英太郎决定主力自30日黎明起南下向许昌附近发动突袭，第62师团、

第37师团及独立混成第7旅团等兵团于28日天黑后秘密行动，29日上午5时到达攻进出发地点，白天应保持分散隐蔽与静止状态，不准暴露，30日黎明从南、北、西三方面对许昌发动猛攻。

30日晨6时，第37师团长命令攻击开始。霎时大炮炮弹排山倒海般向许昌西门、南门外爆炸，浓烟弥漫。第37师团已进抵许昌城东北，独立混成第7旅团也进抵许昌东南。炮火延伸时，日军的西门、南门各攻击队“嗷嗷”叫着，端着闪着雪亮的刺刀大枪，拼命向前，100米、80米、50米，断壁残垣没有丝毫动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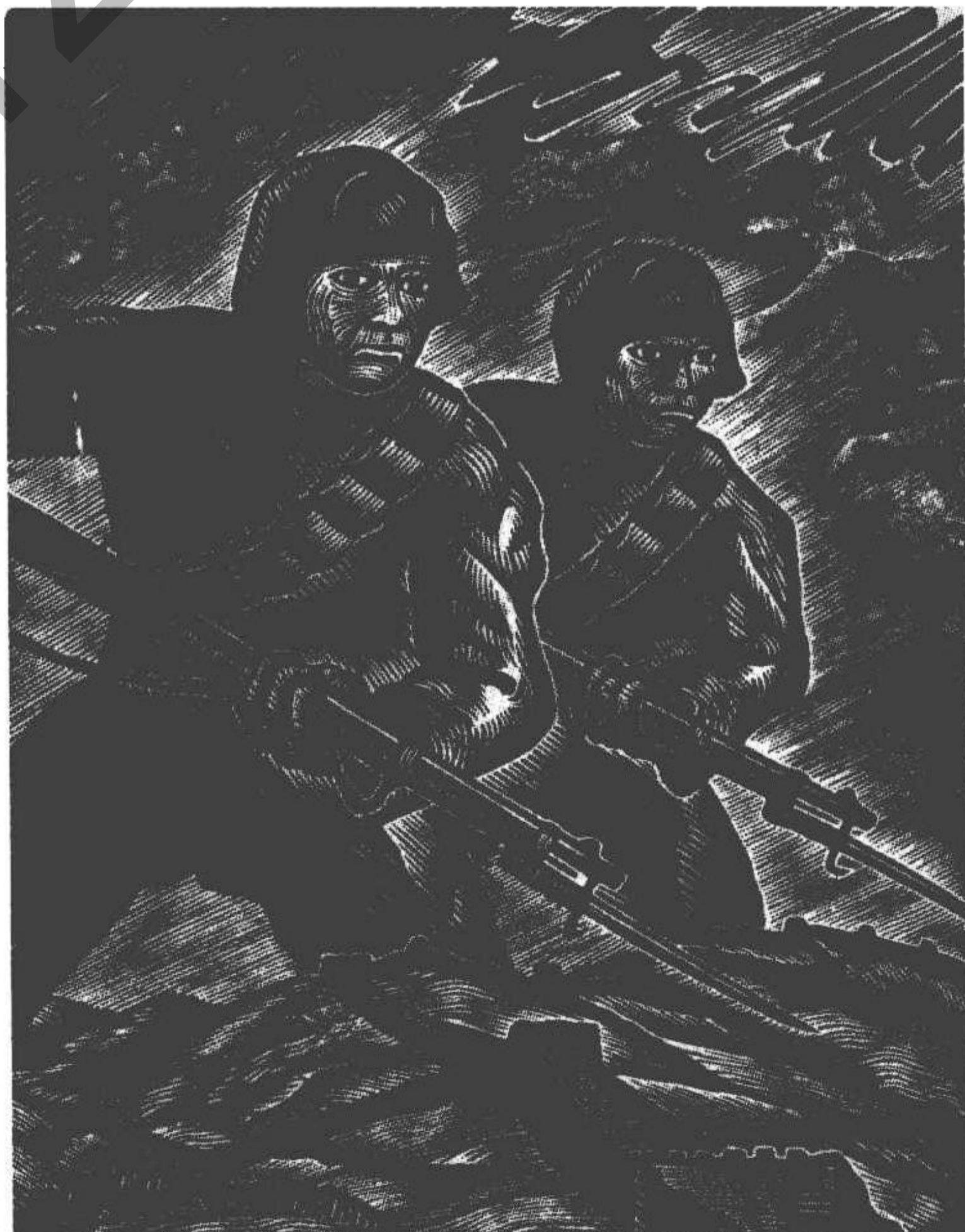
“前进！”南门攻击队的日本指挥官向前举起了战刀，就在那一刻，南门城头传来密集的枪声，指挥官的刀往下一落，接着便一头向前重重地栽倒了。几十名日军非死亦伤，霎时攻击受挫。

北门的日军亦向指挥部报告：“在北门遇到前所未有的抵抗，部队伤亡惨重。”守北门的为新编第29师第87团，他们在城外以俎庄为主要据点，凭借村与村之间挖好的壕沟和土筑的围墙与敌展开死战，打得英勇顽强。

西门的日军遭到抵抗似乎不强，他们很快击溃了防守岳庙一带的国民党军的抵抗，收不住脚，一路猛冲，当接近西关时，在烟草公司大楼顶上和各窗口中，在一声统一的口号中，几十枚木柄手榴弹像雨点般落到日军中间，日军顿时处在此起彼伏的爆炸和滚滚的硝烟中。不断有日军的尸体、四肢、大枪飞向空中。日军被打疼了，潮水般向后退去。半个钟点后，攻击队也冲了上来，这次他们也没端大枪，在腰间和脖子上也挂满了椭圆形手榴弹，双方对峙着，爆炸连天，山摇地动。

正午时分，日军全部抵达攻击位置，许昌城被日军团团围住。

新编第29师师长吕公良中将，浙江开化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已任师长近两年，在炮火最激烈时，他带着卫队，出现在北门城上。一面被打得破破烂烂的军旗还在猎猎飘扬，吕师长对守北门城墙的第87团团长说：“委座已给汤长官下令，死守许昌，后退者严惩不贷。守是死，退亦是死，不如死得



抗战宣传画

轰轰烈烈。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只活了39岁，我今年也39岁了，此次抱着必死的决心。”

第87团长说：“师座，放心吧，人在城在，我团与北门共存亡！”

日军的进攻又开始了，守城将士凭借城垛、碉堡、掩体，沉着应战，打得更顽强了，他们都知道没有后路了，反而横下一条心，多打死一个，多赚一个。

新编29师其余两个团和补充团的2000余名官兵都在拼死抵抗，毫无动摇、后退的迹象。

汤恩伯判断敌军突破黄河后，将会西进洛阳，于是急调主力数军在嵩山附近，准备与敌展开一场大会战。孰料敌第12军以隐蔽的动作，突然猛攻许昌，顿时连连跌足，拍着脑袋说“该死！该死！”

汤恩伯应该想到他的老对手，冈村宁次的这一着棋，是为了打通平汉线。匆忙之余，他立即下了死命令，令新编第29师不惜一切代价，死守许昌城；同时命第28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所属第29军马励武部为主力的两个军，急速由襄城、禹县方向北上，攻击南下日军侧背。

但内山中将亦不是好对付的，他在包围许昌的同时，已令第60军师团事多中将所部在许昌西北约30公里的颍桥镇和楚须沟右岸，阻止北上的李仙洲军。

由于许昌守军的坚决抵抗。日军在各门的攻击，一次又一次被打退。北门攻击队在炮火掩护下，虽然在下午冲破俎庄阵地，但还是在北门城墙下压制的无法动弹。西门外，还有一条宽60米，深15米的护城河，日军攻到河边，死伤惨重，护城河里漂着一具具死尸。

第37师团长长野中将站在高坡上，用望远镜一直在注视许昌攻击战，打了半天，见部队还无法冲进去，便令参谋长恒吉大佐：“你与第12军参谋折田大佐联系一下，派第5航空军支援我们；同时集中各部炮火进行配合，于下午17时开始发动总攻，一举攻克许昌城。”

枪声沉寂下来，敌人的攻势停止了。吕公良师长命各团注意敌情，准备敌人的总攻。

17时整，天空中传来飞机马达声。12架九九式双引擎轰炸机，以三架一个编队飞临许昌，成串的炸弹在城头爆炸。日军的大炮也开始轰击，四门及城内一片火海。大地不停地擅动着，好像要把守城兵士的五脏六腑都震出来。这时，西南角外的护城河边出现了27名赤身露体的日军突击队，他们身上挂着手榴弹背着枪，在小队长小川长利中尉的率领下，冒着城上的重机枪和步枪的射击，利用娴熟的水性，向对岸游去。子弹“嗖嗖”地打在水面上，激起无数朵水花，有的队员被击中了，血与河水漂在一处。日军全然不顾，奋

力游向对岸，一爬上岸，便连续不断地扔手榴弹，“嗷嗷”怪叫，冲向西南角，同时向城上扔手榴弹，并从城墙缺口处，冲到城上。17时30分，第一批日军赤身突击队登上许昌西门城门。守西门的部队亦急红了眼，蜂拥而来，向小川的突击队反击，小川突击队利用城头上的掩体拼死坚守阵地，并夺过一挺重机枪，猛扫狂射。

吕公良师长得知敌已突进城，下令部队全力反攻，所有的人都拿起了枪，包括他的卫队，他命报务员给暂第15军军长刘昌义发报：“敌已破城，我军伤亡惨重，请速派援军。”随后令报务员砸烂电台，带着残部向西门增援。

19时，敌大队在小川小队的掩护下，冲进了西门。

20时20分，敌南门攻击队在片山中队长的指挥下爬上南门。敌坦克队亦向紧闭的南门猛撞数次，终于将城门撞破，坦克隆隆进城。

凌晨2点，北门突击队亦攻到北门城下。

吕公良率残部边打边撤，凭借街口、房屋与敌血战，逐渐被压迫至东北角一带。

晨曦中，伤痕累累的许昌城失陷。吕公良中将与卫队约300余人在最后的绝望的抵抗中，被几颗子弹击中，倒在死人堆中，他没有看见5月1日清晨的太阳，周围尽是他的卫士。

按日军的惯例，对中国军队战死的将军的遗体应予以勇士的规格掩埋，这次却草草处理。事后，日军第12军内山中将在5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

“5月1日。许昌城内的扫荡于上午结束。今晨攻占东北角后，由该处逃出的部分部队，6时20许在于庄附近被工兵第27联队小野部队围歼。由缴获名片中，得悉该部为包括新编第29师吕公良在内的司令部。因战时匆忙，未能郑重掩埋敌将遗体，并树立标志，身为武士，不胜惭愧。”

5月3日15时20分，大本营公报：

“在中国方面的我军于4月18



吕公良师长

日渡过黄河及新黄河，对重庆直系汤恩伯军发起进攻，4月20日攻克郑州，5月1日又攻克许昌，现正继续进攻中。”

《朝日新闻》5月3日报道：

“我北支那军于4月18日以卓越的机动力和绝妙的作战设想，对蒋直系第一战区蒋鼎文麾下40余个师约40万敌军，断然展开歼灭战。”

《朝日新闻》5月5日报道：

“作战开始以来，不出两旬，已将敌第85军的第23师、第110师、预备第11师等三个师，暂编第15军的暂编第27师、与新编第29师等两个师，第78军的新编第42师，第12军的第20师，共计7个师6万人完全击溃，其高级指挥官屡有伤亡，损失估计不下15000人。”

六、天兵团直扑陇海线

日军坦克第3师团于4月22日夜，一辆接一辆通过黄河大桥，不可一世地驰骋在大平原上。师团长山路中将接到第12军“仁军作命甲第71号”命令：

“师团于5月2日晨由新郑、许昌一线出发，以主力沿许昌—襄城—临汝路线，以一部兵力沿禹县—郟县—临汝路线，分别向临汝平地挺进，急袭并击溃该地附近的敌军，再以一支有利部队向伊河河谷推进，截断敌第13军的退路。”

坦克群在平原上的行动，激起长龙般的尘土，在山路中将眼中，更有不可一世的感觉。

华北方面军在4月30日将战斗司令部推进到郑州，为扩大战果，冈村宁次命令第63师团长野副昌德中将从北平赶往郑州，组建菊兵团，从郑州向西，突破汜水、虎牢关天险，向洛阳方面挺进。

二路大军迂回包围汤恩伯部主力。

坦克师团一路势如破竹，连克郟县、临汝，进入崎岖的山地，山路中将决定直取洛阳附近的龙门高地。由于中国军队的沿途阻击和山路难行，许多坦克被炸和机器出故障，散落在郟县至临汝之间的路上。山路中将令其余坦克昼夜急驶，于5日晚到达龙门，6日白天即向龙门高地发起攻击，终于7日黎明夺取了最高峰。

敌坦克的快速运动，使汤恩伯迅速丧失斗志，退守临汝、陕县附近山地。

5月9日，支那派遣军畑俊六总司令偕总参谋副长唐川安夫少将等从南京出发，乘飞机直飞平汉线，视察前线的战况。8日，畑俊六等一行在郑州华北

方面军战斗司令部，听取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战况汇报。

冈村宁次报告说：“第12军自渡黄河以来，歼灭汤恩伯的作战进展的极为顺利，预料可以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现在，我们已为下期会战制定了《洛阳会战指导方案》，已令第一军准备渡河，主决战战场为洛阳及西南地区。”

畑俊六表示同意：“此次作战，要准备将第一战区主力全歼，第一军应从黄河北岸的垣曲渡河，直插澠池、新安，阻击汤军西逃之路，菊兵团沿黄河西进，在洛阳以北参加战斗。第12军在大雄山附近消灭汤恩伯军主力后，即向西移动，消灭洛阳蒋鼎文部。”

根据畑俊六的指示，华北方面军于10日下达了命令：

一、第12军应以一部兵力歼灭临汝西南和嵩县方面的重庆军，同时以主力迅速向宜阳、新安方面挺进，进入洛阳西北方。

二、第一军应迅速渡过黄河，向洛阳方面挺进。

三、野副昌德兵团（即菊兵团，笔者注）应击溃洛阳以北的重庆军，向新安方面挺进。

四、以上东、西、南互相呼应，围歼第一战区军，进而攻占洛阳。

五、敌军退却后，应立即朝陕县或洛宁方向急进。

蒋鼎文在长官司令部，如坐针毡。他得知：敌军主力渡过黄河后，一路向西直扑洛阳，一路向南大迂回，再向西北，夹攻洛阳，形势不妙。他命令手下收拾行李，装上卡车，随时准备西撤新安。正当他动身之机，长官部参谋长董英斌赶来报告：“委座传谕，由林主任蔚文传达。”说完递上电话记录的蒋介石的指示，一共四点：

（一）洛阳及其附近各守备部队，应死守各该地区10至15日。

（二）洛阳城防部队，应准备充分电台。

（三）洛阳应多囤粮弹，并注意巷战设备。

（四）洛阳城防部队，应注意陆、空联络，我飞机飞抵洛阳时，必在上空盘旋三圈，飞行特低。

蒋鼎文不敢怠慢，立即令各部长官到长官部商如何执行蒋介石的指示、蒋鼎文在会上说：“委座指示我们死守洛阳，洛阳一失，关系甚大。我决定将守城任务交给第15军武庭麟部及第94师张世光部。”

二位将军站起来表示：“誓与洛阳共存亡！”

蒋鼎文在城防图前说：“洛阳及其附近之防御部署如次：

（一）西工区——以15军之64师担任守备。

（二）邙岭区——以15军之65师担任守备。

(三) 城防区——以 94 师担任守备。

(四) 军指挥所：1. 灵关洞；2. 西工；3. 西车站。”

他又对在座的 14 集团军副总司令刘戡说：“刘长官，你将谢辅三的暂编第 4 军、张际鹏的 14 军、胡伯翰新 8 军的新 6 师及 15 军之一团合编为一个兵团，就叫‘刘戡兵团’，你的任务是对于占领龙门高地之敌，应即转移攻势，夺回龙门后，利用龙门、伊水之险阻敌前进。”

他又对第 4 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说：“第 4 集团军及第 9 军应死守虎牢关与登封二地，坚决阻敌西进。”

蒋鼎文问参谋长董英斌：“汤副长官现在何处？”

董英斌说：“估计他在第 13 军和第 85 军的后面，指挥该两部由临汝方面尾击北窜龙门之敌。”

蒋鼎文说：“你去电让汤副长官行动快一些，以便与刘兵团对龙门之敌，收夹击之效。”

最后，蒋鼎文走到第 36 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面前，拍着他的肩膀说：“其相兄，我军在洛阳的会战，干系重大，你无论如何守住新安及河防，防止敌从山西渡黄河，直插我后背。”

蒋鼎文的担心决非多余，最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日军第 1 军在山西垣曲渡过黄河，直扑洛阳以西的陇海路，第 1 战区部队的西退之路被阻断。

日军第 1 军奉命由山西垣曲方面渡河，参加对洛阳攻击。

第 1 军主力第 69 师团，在洛阳会战中称天兵团，为渡河作战的主力兵团。兵团长三浦忠次郎中将从运城赶到黄河边垣曲附近的赵家岭，设立了渡河指挥所，并沿河侦察了渡河点及附近的情况。

三浦中将在作战参谋的陪同下来到黄河边的河堤村，只见这一带黄河宽约 500 米，水流湍急。他问：“这里的流速是多少？”

作战参谋说：“每秒 3.5 米。”

三浦望着河对岸如墙壁一样的青山，忧愁地说：“河的宽度并不大，但出乎意料的是对面的群山太高太陡，十分险峻，重庆军在对岸设防，我军渡河



蒋鼎文

的伤亡将会很大。”

作战参谋也心有余悸：“即使渡过黄河，如逐步遇到抵抗，势必要费很大气力。”

河堤村为黄河北岸处于渡河点附近的一座荒村。由于中日双方军队隔河相峙，村里的百姓早就逃光了，没有人烟，残垣断壁，十分凄凉。林后的野地、山上全是光秃秃的黄土，没有任何草丛、树木，村前不远便是咆哮的黄河，对岸是国民党军一线阵地。

三浦中将对作战参谋说：“只有这一处可以为渡河地吗？”

作战参谋：“是的，其他地方全是陡峭的河岸，连隐蔽地点都没有。”

三浦说：“该村处于敌人俯视的位置，如他们发现我们在村里，一定会集中射击的；告诉部队一定要隐蔽作业，利用夜间将渡河器材、橡皮船在距河5公里处卸下，再由工兵、步兵共同以人力搬运进村，一定要在8日天亮以前，做好一切准备。”

作战参谋问：“何时为渡河时间？”

三浦说：“方面军要求我们9日夜间渡河，千万不要暴露目标。”

5月9日中午，一日本兵因干渴难忍，爬到河堤村中的水井边，用一帆布桶打水喝，被对岸山上河防哨兵发现，当即报告指挥部。指挥官有些不相信，追问：“看清楚是日本人吗？”

哨兵回答：“看不太清，隐隐约约的，像日本兵，他的桶好像是能伸缩的那种。”

指挥官想了一下，“通知迫击炮兵，向河堤村打几炮，看看动静再说。”



炮兵向日军射击

“轰！轰！”6发迫击炮弹带着哨音飞向对岸，在河堤村爆炸。

硝烟过后，村中炸塌一间土屋，未见有人活动。

指挥官说：“黄昏时多发几颗炮弹，再打他一次，如果有日本人，肯定会逃出来。”

太阳将要落山，重迫击炮又响了，一发连一发在村里不同的地点，土房着了火，又有几处塌了墙。日军真沉得住气，机船被毁两只，也不敢动弹。

如此折腾一番，河防的部队放了心。

是日，第1军司令官吉本中也将司令部推进到赵家岭一线，自8日起军部无线电台与天兵团之间中断了通讯联络，以防引起中国军注意。

三浦中将眼巴巴望着天上的太阳，今天好像钉在天上一样，一动不动，部队在河堤村潜伏，干渴难耐，他不断祈祷着：“太阳，快落山吧！”对面山坡上，咩咩叫的羊还在悠闲地吃草，在太阳下，懒洋洋的。

渡河时间定于晚21时40分开始，当地当时太阳落下是21时20分，月上东山要在半小时之后，第一批部队一定要乘昏晦的10分钟内渡过去，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万籁寂静，只有黄河“哗哗”的流水声，几里外都听得见。日军部队开始向河边运动，一只只折叠船也运到河边，并足充了气。

对岸只是一片黑糊糊的山影，好安静，没有一点灯火，也没有一点声响。

几十只橡皮舟放进水里，每只上有几名日军，他们紧张地心“砰砰”狂跳。

三浦中将与幕僚们喝下御赐酒，预祝渡河成功，随即命令：“开始！”船向离弦的箭向对岸驶去。

一位渡河的日军参谋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只有紧握双拳在黑暗中注视。约有一分钟，并未感到时间很长，敌人的枪炮火力并未喷射出来，啊！上天保佑，真是高兴。正想很快到达对岸，响起了步枪声，随后响起了机枪声，不久，又响起了可能是轻迫击炮弹的爆炸声。兵团规定：一律禁止发射枪炮，夜间攻击完全采取短兵相接的白刃战。”

日军渡河成功，对岸的夜幕上升起了三颗雪亮的信号弹。一片喊杀声，在黑暗中更令人心惊肉跳。整夜，黄河上船只往返穿梭，在滚滚急流中颠簸。东方既白，天兵团全部渡过波浪翻滚的黄河。

与此同时，菊兵团在白狼村对岸，无声无息地渡河。为声东击西，派一个中队在白狼村西一公里处以机枪火力掩护，实行强攻，双方激烈地对射映红了两岸的群山。

天兵团过河后，兵分三路，截断陇海铁路，占领了澠池、英豪、硖石等地，截切了第1战区西撤之路。菊兵团接方面军命令，5月10日，由洛阳北

侧向新安方向推进，并占领牛庄、孟津等地。

日军的包围圈逐渐缩小到洛阳外围。

汤恩伯原打算在嵩县、宜阳、龙门一带布置阵地，反攻夺回龙门高地，他命刘戡兵团在这一线构筑工事；同时命第13军，第85军由临汝尾随，以夹击日军。就在他的部队向龙门反攻时，5月9日，日军第1军由山西垣曲渡过黄河，占领澠池，截断了陇海铁路，致使第1战区守偃师、洛阳及其以南的部队受到极大的威胁。汤恩伯复令第15军与第94师死守洛阳；命第4集团军集结于韩城、藕池地区，命刘戡兵团集结宜阳以北至石陵地区，以防止日军第一军由澠池分兵向洛阳、洛宁进击。5月13日，敌第1军、第12军等部会合后，分兵三路追击国民党军，一路沿嵩（县）卢（氏）道路、一道沿洛（阳）卢（氏）道路、一路沿陇海线西进，追击国民党军残部，连克宜阳、韩城、洛宁、陕县、卢氏，另一部攻进洛阳。

第1战区只剩下根据地洛阳了。

七、李家钰上将殉国

汤恩伯策马狂奔，向着洛阳西南方大路快速退却。他看见沿途的败兵，心情悲愤不已。想起不久前他还在龙门高地指点江山形势的情形，不禁骂道：“狗日的李瞎子，瞎说八道，洛阳是落阳，日本人是占不了的！”而今洛阳还是洛阳，而自己却落荒而逃了。他愤愤地想，有朝一日收复洛阳，先杀李瞎子出一口胸中的恶气。

他一口气逃到嵩县西南的任岭，驻扎下来，令各军选定适宜的地点，收容残兵。不久，他得到了电报，得知司令长官蒋鼎文亦逃出洛阳，主力正向宜阳方向退却。

此时阴沉数日的天，终于下起了暴雨。豫西黏黏的黄土地，一遇雨水，泥泞不堪。山区的气候，变化无常，到了晚上，气温很低，不少士兵因冻饿而死亡。全军处在一种绝望的气氛中。

汤恩伯在一家农舍中过夜，他命人燃起火堆取暖时，特务连来报：敌第37师团正冒暴雨，尾随而来。汤恩伯打了个冷战，立即命令：“冒雨连夜开拔，不惜一切代价，通过伊河。”

山区的大雨，引起了山洪，嵩县附近的伊河由平时的30-40米宽，暴涨为400-500米宽。大雨造成山洪暴发，冲走不少兄弟，但也挡住了日军的追击。

汤恩伯勒马回望，不禁以手加额：祖上洪福，保佑我脱此劫难。

日军虽然追不上汤恩伯，但对第1战区的作战已大获全胜，唯独剩下的，只有第1战区的大本营洛阳了。

日军第12军作战主任中村参谋接到方面军第二课高级参谋高泽修平大佐的电话。

高泽问：“大本营对战况的进展极为关心，想了解下一期的目标。第12军准备何时攻取洛阳？”

中村回答：“攻占洛阳虽然很重要，但在现阶段则以消灭面前之敌为主。至于洛阳想在最后堂堂正正的攻占。”

高泽说：“东条首相鉴于形势需要，希望迅速攻克洛阳！”

中村说：“仅以第12军之一部兵力，恐难以攻克洛阳，唯有歼灭敌野战军，才有利于攻克洛阳。”

方面军第一课长高级参谋吉本也在电话中要求第12军攻占洛阳，他说：“第1军在垣曲已渡河成功，似正迅速向洛阳方向前进，倘再迟缓不前，洛阳将为第1军所有。赶紧着手攻占洛阳如何？”

对于作战，第12军司令官山内中将则有他的看法和主张。山内认为：第1战区垮掉是势在必行，不应考虑囊中之物洛阳，而必须考虑敌的撤退方向是洛河和伊洛河谷，如在其战略要地卢氏派出奇兵，将汤恩伯退路堵死，第12兵团主力再沿洛河河谷追击，势必取得更大的战果。

因此，内山中将派第37师团步兵一个联队直取卢氏，彻底破坏该地的军事设施，堵截和歼灭洛阳方面退却而来的守军主力。

5月20日破晓，攻击卢氏的日本部队进抵卢氏城外，突然从四门发动猛攻，守军尚在梦中，万没料到敌人来得这么快，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抵抗，上午8时许，城陷。飞机场、弹药库、军事设施、粮秣被服，尽落入敌手。

这一天，内山司令官在日记中写道：

一、根据卢氏挺进队今晨冲入并完全占领卢氏，彻底摧毁其军事设施后，已向范蠡镇开去。对此表示衷心祝贺，并向队长及全体官兵遥致谢忱。

二、接方面军命令，一并指挥第63师团等菊兵团攻取洛阳……

华北方面军于5月14日决定攻取洛阳，命菊兵团负责指挥，其所属部队如下：

1. 步兵第163联队第一大队（属第110师团，大队长稻垣毅治少佐）；
2. 独立步兵第74大队（属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大队长清水中佐）；
3. 独立步兵第5大队（属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大队长森田舍三大佐）；
4. 独立步兵第38大队（属独立混成第9旅团，大队长江田贯一郎少佐）；

5. 野战重炮兵第6联队江头大队。

其中独立步兵第9旅团后转属第1军，第110师团稻垣大队属肃菊兵团，参加洛阳攻略战。此外，还有坦克第3师团、柳兵团、瓦田部队等。

国民党军防守洛阳部队共3个师、即张际鹏第14军的张士光第94师和武庭麟第15军的刘献捷第64、李纪云第65师，共约14000人。第94师防守城区，而第64、65师担任洛阳北面的外围防守。

菊兵团长野副中将决定：“将围困城内的重庆军巧妙地顺引到南面，然后从东、北、西三面进攻，一举冲入城内予以占领。”

洛阳是中国六大古都之一。位于河南省西部、黄河中游的南岸。北依邙山、黄河，南临洛河、伊河；东有虎牢、黑山之固，西有秦岭，潼关之险；周围群山环抱，为历代兵家争夺之要地。1938年，第1战区长官司令部在洛阳设立以后，便开始修筑半永久性的防御设施，共用去6年的时间。洛阳的防御以陇海路为界，分南北两部分。其西北侧为丘陵地形，东南为平坦地带，高差约30-40米。在北面，以白马坡和上青宫为核心，利用沟壕修筑反坦克壕和钢筋混凝土碉堡与火力点，形成坚固的外围防御体系。在南面，城外挖掘了长而深的反坦克壕，修筑了碉堡和暗堡，各火力点互相呼应，交叉射击，构成巨大的立体火网；此外在城内的路口、要冲也都修筑了各种工事，火力点纵横交错，交通壕四通八达。

5月18日晚19时30分，日军的野战重炮以排山倒海的狂射，拉开了洛阳大战的序幕。上青宫一带随着巨大的、连续的大爆炸，工事、碉堡、泥土等不断被炸得满天飞扬，星月无光。

日军独立第137大队在有马纯雄中佐的率领下，居中进攻上青宫阵地；其左为福永勇吉中佐指挥的独立步兵长25大队进攻前李村、后洞阵地。其右为小田二郎少佐率领的独立步兵第78大队，进攻蒋沟、营庄阵地。

担任中路进攻的有马大队两个中队，为第一线攻击部队。另以两个中队和重武器分别为第二线、第三线，依次前进。双方激烈地打起来，从晚8时20分开始，一直打到东方既白，有马大队在离国民党军阵地前100米处，被一条深3米、宽5米的壕沟挡住去路。天亮了，守军机枪猛烈的扫射，在壕前形成火网，打得有马大队抬不起头来，又无法撤退，只得用头上的钢盔挖掘掩体，再开辟通往后退之路，狼狈不堪。一面日本旗被打成碎布条，兀自在坟头抖动。

野副中将得到的报告为：“有马大队五零四散，攻击已停顿。”

野副立即令野战重炮猛烈轰击上青宫、西马坡等阵地，同时第2飞行团的轰炸机也一次次对上青宫阵地轰炸与扫射，打得天昏地暗，但步兵指挥官

的指挥刀一举，对方暗堡中的轻重机枪立即欢唱起来。有马便连忙下令后退，就这样相持了整整一个白天，攻击始终顿挫，野副中将自尊心也受到挫伤，强撑面子还要进攻，终于被参谋长劝住。夜 22 时，日军撤回原来出发位置。

20 日天刚亮，日军 6 架飞机便在上青宫肆虐，炸弹一串串从头顶扔下，守军既不还击，也不逃跑，只要有马大队攻到反坦克壕边，机枪便开始点名，打得有马大队连滚带爬，无法神气。是日，“武远长久”的军旗连个布条条也没剩下，旗杆打折了，歪斜在坟头上。

野副中将等得头上直冒火，大骂有马无能，参谋告诉他：“师团长，这样硬攻不是办法。”

“你有何高见？”野副不得不问。

参谋说：“先不攻中央，从两翼突破如何？”

是日夜，左翼的大队长福水中佐奉召来见，野副中将说：“你对进攻有什么好建议？”

福水中佐说：“首先夺取左前方后洞南侧高地，形成掩护有马大队的态势，这样有马方可进攻！”

野副当即决定：“21 日攻击重点改为永福大队，统一部署步兵、坦克、飞机，首先夺取后洞东南高地。”

21 日，敌飞机、坦克向后洞阵地疯狂进行打击。守军异常奋勇，在敌人无情的空袭和炮火下，死战一天。黑夜来临了，敌人的坦克吐着火在前开路，交通壕多处被压平，坦克履带转动着，几经猛冲，终于冲上后洞高地，铁丝网、鹿砦、碉堡、工事都无法抗拒，坦克群一起冲进阵地，硬是撞塌了坚固的障碍物和中心碉堡。守军明白，最后的时刻到来了，能动的都作最后的拼杀。黑夜中，上下翻飞的只是雪亮的刺刀，白刃战开始了，人像麦垛一样纷纷倒下，天明后，福永发现自己完全站在瓦砾、碎石和尸体之中，血水泥泞。

5 月 22 日，有马和福永二个大队在坦克群的带领下，战至夜间，占领洛



高射机枪向日军射击

阳北面的外围阵地。是日，野副中将从早晨起，就在炮兵观测所观察战况。他问手下：“为什么这样黑？”

士兵说：“炮兵从天一亮就开始炮击，到现在天还不亮一定是轰炸和炮击的硝烟，笼罩了天空的原因。”野副点点头，他的兵团在这样强大的火力掩护下，打了4天4夜，才夺下西北高地，然而方面军已不满意了，命令从23日起，将攻取洛阳的任务交给第12军司令官内山中将，这是对野副进攻不利的一种惩罚。

内山中将得意洋洋，于24日晨，命令飞机向城内空投劝降书，同时用扩音器向城内广播，要求守军停止抵抗，洛阳城里死一般寂静，没有任何回答。

内山司令官恼羞成怒，于下午13时，发出总攻命令。担任攻城的63师团、坦克第3师团，在强大炮火的支持下，从西北角炸开城墙冲上去，紧接着西关附近也出现日军；18时20分，坦克群撞开北城门，守军虽经奋力抵抗，仍挡不住敌人如黄河决口般的攻势，边抵抗边后撤。是夜，全城都在战斗，中国守军与敌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敌坦克避开大街上的阻击和地雷，辟民房而前进。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全城陷落。

华北方面军立即将攻克洛阳的战报报告大本营和支那派遣军司令部。

甲部队（甲为华北方面军的保密代号——笔者注）发出致电总长、总司令官电（5月25日发）

甲方“]”参电第158号

第12军以野副兵团和坦克第3师团为主力的部队，已于昨日（24日）13时起，对洛阳城发起总攻，击溃顽抗之敌，今日（25日）8时30分，完全占领洛阳，战果后报。

据日军战果报：

一、遗体：4386；二、缴获：步枪1998，轻机枪127，迫击炮64，掷弹炮134，俘虏6230，手枪31，重机枪47，大炮10，子弹178500。

午夜，新安镇上人马嘶喊，乱糟糟的。各部队争着向西向南撤退、第36集团军总部设在镇上，李家钰目送着参加洛阳会战的诸兵团向西败走。

黑暗中，几只刺眼的手电筒闪着，李家钰大声地骂道：“哪个狗日的龟儿子，点那么亮的电筒，也不怕暴露目标？飞机一来，要你狗日的命！”

对方也不示弱：“活腻啦？也不睁眼看看是谁？这是长官部的队伍，蒋鼎文司令长官在此。”

李家钰连忙迎了上去，只见人群中狼狈不堪的蒋鼎文。蒋看到他便说：“大势已去，大势已去！”

“蒋长官，你预备向何处去？”李家钰问。

“其相兄，我率长官部去宜阳，再去洛宁，到那里再想办法吧！你老兄应立即调部队开赴石寺镇、云梦山一线占领阵地，阻击从澠池方向东进之敌，掩护各部队撤退。”

蒋鼎文转身令作战参谋：“把电台密码交给李总司令，随时与我联系。”

蒋鼎文握着李家钰的手：“其相兄，托付你了，刘戡、谢辅三、张际鹏、孙蔚如兵团还在后面，千万掩护他们通过。新安以东，还有很多部队。”

李家钰拍着胸脯说：“铭三兄，放心吧，我来殿后。”

蒋鼎文的人马去远了，李家钰命令将其总部越过陇海铁路，移至南面的东华沟。一批又一批的溃军败退而过。

天明时分，李家钰的第47军104师吴长林团已赶到石寺镇云梦山一线占领阵地。

12日，从清晨起，东西两个方向隆隆的炮声响成一片。西边，从洛阳方向尾随而来的日军进至铁门、云梦一线，东边，从澠池而来的日军相距不到70公里。东西对进的日军已逼至磁涧，情况万分危急，李家钰总部的人员都催促赶快下令离开此地。

李家钰虽然心急如焚，但表面上很平静，说：“慌啥子吗？心急吃不得赖汤圆。”

参谋长张仲雷说：“总座，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再不走就要当俘虏了。”

李家钰严肃起来：“友军孙蔚如集团，正由马屯向新安行进之中，我47军大部，还留在陇海铁路以北地区，我怎么走？一定要等孙集团通过再走。”

张仲雷说：“西边的吴团快顶不住了，敌天兵团正向新安前进，要断我军退路。”

李家钰眉头紧锁：“将178师之彭士复团拉上铁门以西，占领阵地，一定要掩护友军通过新安。”

枪声由远而近，越来越密集。孙蔚如兵团已过新安向南而去。

李率总部从东华沟出发，向河上沟转移，彭士复团在铁门抵挡不住日军的猛攻，边打边撤，也转移到河上沟。但日军也跟踪而至。

李家钰命令辎重团团长史跃龙指挥军部直属部队，挡住敌人，掩护总部向石陵前进。激战中，彭士复团长中炮殉国。

李家钰的部队都去阻挡敌追兵了，他率总部和一个连的兵力向西转移。

17日，李家钰率总部出发，沿预定路线由于村经史村集、河底村向岳庄移动。在离河底村三里许时，河底村一带硝烟滚滚，枪炮声大作。

原来敌军已赶至河底村，与新六师遭遇，双方激烈对战。李家钰命总部改道程村，但见人马拥挤，无法通过。李在村头与新八军军长胡伯翰相遇。

胡见其大喜，招呼他：“其相兄，来的正好，谢辅三、刘戡、张际鹏，李宗昉诸兄都在前面，群龙无首，不知下一步怎样行动，来来来，去暂四军军部开个会商量一下。”

李家钰在胡伯翰引导下来到一个叫翟涯的小集镇，与各位将领见面，诸将见到李后心里踏实了一些。

胡伯翰说：“这么多队伍，都拥挤在一路，争先恐后地行走，以致发生混乱，若一旦遇敌，就无法指挥，进退无方，大家都受影响。我提议请李总司令统一指挥，如明日行动，也请先行规划。”

刘戡说：“我们的部队确实不少，如果不加整理，彼此相争，长此而行，又跑哪里去呢？光跑不是办法！大家商量一下，看究竟如何行动才相宜。”

李家钰说：“这样多的部队都集结于此，驮马、车辆又多、又混乱，如果被敌炮兵发现，不堪设想。而且各部抢路，互相拥挤，都不得通过，行动反而迟缓。这样吧，各位请说一下下一步各自的打算，也好重新规划。请放心，我李家钰愿殿后，决不先行。从这里往西，有3条路，各取所需。”

刘戡说：“我决心率领部队到卢氏去找蒋长官，我愿选在傍南一点的道路前进。”

胡伯翰说：“高树勋总司令现在宫前，我要去找他，我选靠北的路去宫前。”

李家钰说：“好！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不要挤，不要抢，我走当中。”

当晚，李家钰宿营翟涯。

次日，各部按路线依次西行。此时，又一路日军渡河，攻克陇海铁路的陕县，分兵数路南下，截击西退各部，灵宝亦发现敌踪。李家钰决定折入南山，翻过两座崎岖的大山，向秦家坡方向前进。总部在最前面，其后为近卫连，最后是47军属533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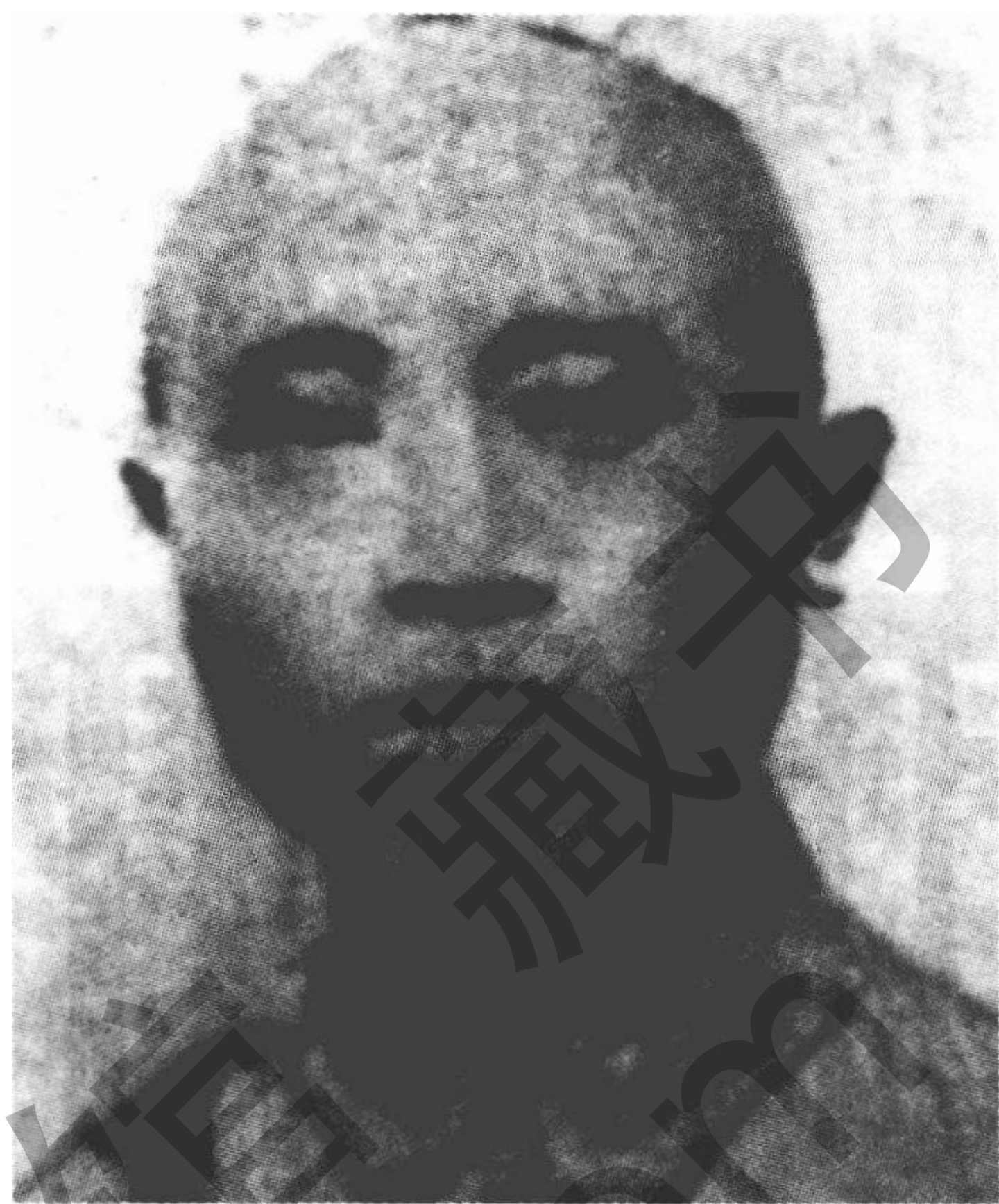
5月21日，第36集团军总部以东姚院出发，此时敌军已到达张村，李家钰决定由赵家头坡经秦家坡经双庙到南寺院路线。当进入秦家坡后，南面山头上已发现敌军大队，后面亦想起密集的枪声。对面的山上的日军也开了枪。李家钰问参谋长：“仲雷，刚才后面有枪声，怎么对面又打起来了？”

张仲雷说：“我们中敌埋伏了，你身边还没有队伍呢。”

李家钰说：“喊一班步枪兵来，叫他们不要打枪，免得敌人发觉是高级司令部，会打得更厉害。”

李家钰继续上西坡，他的黄呢子军装和高筒马靴格外引人注目，山上的敌人见后向下冲来，总部特务连连长左良俊率一些官兵都散开在麦地里，并向敌人还击。日军居高临下，架起数挺机枪向李家钰集中射击，李突然急剧

抽搐着，全身都中了枪弹，扑倒在地。总司令部参谋长张仲雷被俘，上校副官长周鼎铭、少将步兵指挥官陈绍堂、少将参谋处处长萧某等官兵二百余人全都牺牲。总部仅二人生还，向后面的第47军军长李宗昉报告战情。李宗昉立即设指挥所于高地坡线下，指挥第104师长杨显名部、后卫532团与敌血战。李宗昉军长命营长苟载华组织突击队，向前抢回李家钰的尸体，其头部与浑身上下的枪眼像筛子一样，但形态面貌可辨。



李家钰

太阳落下山坡，四野群山都暗了下来，战斗停止了。李宗昉军长命部队火速转移，几名士兵用麻袋装着李家钰的尸体，随部转移。山道上滴洒着血迹。

6月上旬，重庆各报均显著报道了李家钰将军殉国的消息，国民政府下令：“故陆军中将李家钰，追晋为陆军上将。”

柳亚子在悲愤之余，挥毫赋诗：

挽李其相上将

万里中原转战来，前师急报将星颓，
归元先轸如生面，化碧长弘动地哀，
军令未闻诛马谡，恩论空遗重曹丕，
灵旗风雨无穷恨，丞相祠堂锦水隈。

7月10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陆军上将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陆军上将，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器识英毅，优娴韬略。早隶戎行，治军严整，由师旅长洊领军符。绥靖地方，具著勋绩。抗战军兴，奉命出川，转战晋豫，戍守要区。挫敌筹策，忠勤弥励。此次中原会战，督师急赴前锋，喋血兼旬，竟以身殉国。为国成仁，深堪軫悼，应予明令褒扬，交军事委员会从优议恤，交入祀忠烈祠。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用旌壮烈，而示来兹。此令！”

八、日军攻势终于受挫

洛阳的陷落，标志着“]”平汉作战计划的基本完成。3月间，日本第2野战铁路队修复了黄河铁桥，铁桥的修复使日军在河南会战中获得了极大的后勤保障。日军夺去许昌等地后，立即动手修复平汉铁路，武汉的日军也派出铁路部队从信阳附近修复平汉铁路。

日军攻陷洛阳的当天，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从南京沿长江直飞汉口，主持下一段打通粤汉铁路和称为“卜”号的湘桂作战计划。

洛阳沦陷前，第8战区部队已出潼关，向豫西灵宝方向增援，第1军军长张卓指挥的许良玉第78、王隆玘第167两个师，严映皋新编第27师都已到达灵宝以西，该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也正向潼关前进。此外，马法立第40军、丁德隆第57军、李正先第16军残部和蒋鼎文的第4集团军、第36集团军、韩锡侯第9军、张际鹏第14军残部也翻山越岭陆续到达灵宝以南地区。在第8战区东进兵团的掩护下，收拾队伍，准备反攻。

日军第1军司令官吉本在陕县三里桥建立了战斗司令所，他认为，应该陆续向西，打击胡宗南的东进兵团，保持住陕县桥头堡，以此为进攻西安的前进基地。

5月27日，吉本司令官召开幕僚会议。

吉本说：“尽管要考虑到方面军和派遣军总部的‘卜’号作战计划的大局，但也要以第1军现有的兵力采取积极攻势，尤其对第8战区予以重击，然后恢复到现在态势，保持战果。”

作战参谋常光说：“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大将如不同意我们的建议怎么办？”

吉本司令官说：“要申诉我的理由，我在灵宝作战的目的，固然在于确保陕县桥头堡，但其内容有消极和积极的两个方面。就消极方面说，只要打击一下敌军，能得到修筑防线所必要的时间就可以了。但如从积极见地考虑，予敌军以相当彻底地打击，不仅使之不能迅速反攻，并且使敌军产生恐慌心理。此外，从整个战局考虑，打击第8战区军队后，对华中、华南方面作战，亦可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吉本中将对作战计划与派遣军总部的作战总精神不一致，引起了方面军冈村宁次大将的重视，他对第一课高级参谋说：“看来，我只有亲自去找吉本中将当面谈谈再决定是否同意。”

是日晚，冈村宁次大将的飞机穿过夜幕，在导航条件极差的陕县机场降落，并立即驱车赶往三里桥的第1军战斗司令所。

吉本司令官固执地申诉了自己的意见。冈村宁次考虑良久，终于下了决心：

“我批准发起攻势的计划，作为第1军司令官，你可以下达作战命令，但我无法再调其他部队配合你，他们还要准备湘桂作战，你有多少兵力？”

吉本说：“本军约有14个大队兵力集中在陕县附近。”

冈村说：“兵力是少了一些，我会想办法由第12军暂调两个步兵大队、两个坦克中队、山炮一个大队，野战重炮一个联队配属你行动的。”

日第1军的灵宝作战计划如下：

一、本军拟派战斗力最强的天兵团向靠近秦岭山脉的地区挺进，以牵制灵宝正面敌军，同时于阆乡以东地区，将敌军特别是第8战区军压至黄河一线予以歼灭。

二、以天兵团担任主攻兵团，大致在险山庙、1367高地（小市坡高地）、三角山一线，准备攻势，从敌军阵地右翼向前挺进，置重点于项城村、时家山地区。冲破敌阵地后，在阆乡以东地区将敌军压至黄河一线予以歼灭。

三、杉兵团首先进至弘农河右岸高地以牵制灵宝正面敌军，结合天兵团攻势的进展，对弘农河左岸敌军阵地发起攻击。

日本独立步兵第8大队于5月22日夜接到命令：“应占领险山庙高地，作为本军将来攻势的据点。”24日上午日时，大队长神保率部一鼓作气夺下该地。

27日，国民党军500余人在迫击炮掩护下，向险山庙进攻，但被日军击溃。但国民党部队已在附近的山头修筑工事。

6月1日早晨6时20分，险山庙及周围便笼罩在硝烟中，国民党军炮兵阵地的大炮对险山庙猛烈炮击。8时许，在炮火掩护下，步兵呐喊着，向险山庙高地发起进攻。日军扼险，利用庙宇、山石、树木为依托向山下扫射，日军的炮兵、机枪也从别的阵地侧击进攻的部队，双方杀声连天。到处都是炮弹爆炸，庙宇燃起熊熊大火，双方在高地上展开一场白刃战。部分中国士兵挥舞着沾满血迹的大枪，冲进了山门。

神保大队长接到紧急求援的报告，下令无论如何要保住险山庙高地，他命令炮兵团重炮轰击险山庙，“火烧昆冈，玉石皆焚”，双方士兵在炮火下伤亡惨重。泽谷中队奉命增援，当他们冲上山顶时，山田中队只剩少数几个人还在精疲力竭地拼刺刀，双方混战，血肉横飞，冲上山头的中国士兵，一个个都被日军挑落山崖，紧接着，日军冲进庙中，向外拼命扔手榴弹，守住了围墙。但离险山庙仅500米的王古垛高地被国民党军勇夺。

6月5日，吉本中将亲自至郭家庄北侧高地指挥杉兵团、天兵团的总攻。

山谷中混响着“轰隆隆”的炮声、枪声、呐喊声。7时40分，中美空军的战鹰出现在天空，猛烈的空袭，使日军攻势受阻。战至傍晚，日军只前进了数公里。

6日，第1军主力向第8战区东进兵团发动攻击，吉本中将于下午13时下达决战命令。

但国民党军抵抗格外坚强，日军杉兵团、坦克师团在弘农河右岸高地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没有进展；天兵团、杉兵团的推进也异常迟缓。

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亲自指挥，第36集团军继任总司令刘戡决心为李家钰报仇，他指挥第47军李宗昉部、第14军张际鹏部、第40军马法五部奋战在第一线，打得英勇顽强。

日军攻势如潮，一次次的冲击，又一次次败退。遗下的只是大片的日军尸体，任飞鹰啄食。

9日中午，地兵团长本村少将向第1军军部发出电报：“……事先遭到有力敌军的阻截，前进更加缓慢，甚至秦岭山脉的小路也被敌军占领。要突破该地，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时间也难奏效，实为遗憾。因此只有放弃此一壮举。丧失千载难逢良机，万分抱歉。”

作战参谋默默无言地将电报交给第1军参谋长掘毛少将，掘毛看后叹口气说：“我军此次发动的攻势也同样过分了。”

军司令官吉本说：“战争不能总是按自己所想象的那样进行啊！”

大家都丧失了信心，死撑到11日，第一军终于发出“作战申第855号”命令：

“本军拟按原定计划，自12日落后开始撤回，迅速恢复原来的态势。”

李延年望着东撤的日军，笑着向胡宗南报告：“强弩之末，矢不能穿鲁缟，小鬼子撤了。他们只能到洛阳。”

6月27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陈诚为新的第1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到达西



日军在战场上遗弃的尸体

安，设立长官司令部，策划整顿，重建战区。战区新任副长官胡宗南在华山脚下的华阴县设立了前方指挥所，该战区以灵宝、济宁、卢氏、嵩县一线为前线以潼关为据点，负有保卫潼关，拱卫西北和四川的作用，与第8战区的关系更加紧切。而洛阳、郑州以东的广大地区及平汉线、陇海线都落入敌手。并且参战的原国民党第1战区的43个师有60%以上遭到毁灭性打击，这一切，给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日军带来了一线新的希望。

希望只能是希望，扶桑之国到了洛阳，洛阳也大势所趋了。

第二节 长衡会战

一、长沙失守

自盟军发动太平洋反攻以后，进展迅速，日本感到海洋交通日趋危险，企图开辟大陆交通线，以保持与南洋日军占领地的联络。日军于1944年4月间，掀起豫中会战，以沟通平汉南线。又于5月间，发动湘北攻势，希望击破国民党军湘中野战军，而达成贯通粤汉线的目的。自本年2月以来，日军在湘北一带，调动频繁，并由关东、华北既滨海各地区，抽调兵力总计约10个师团，及各特种部队，分别集中于崇阳、岳阳、华容一带地区，即以约7个师团为第一线，以3个师团为第二线兵团，于5月26日开始以钳形攻势，向广东正面进犯。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于三次长沙会战后，即制定日军尔后将以广东正面进犯的对策，即以第9战区的第27、第30、第24等集团军，各以一部利用既设阵地，节节予日军打击，而迟滞其前进；主力则分别集结，诱日军于中国军队有利地区，然后乘其疲惫而各个包围歼灭，以打破日军沟通粤汉线之企图。

5月6日，蒋介石致电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

长沙。薛长官：由赣北直攻株洲与衡阳之情报甚多，务希特别注意与积极构筑据点工事，限期完成，以防万一为要。中正手启。

薛岳再接蒋介石指示敌情判断电报：

长沙。薛长官：敌军打通平汉线以后，必继续向粤汉路进攻，企图打通南北交通，以增强其战略上之优势，务希积极准备，勿为敌寇所乘，以粉碎其企图为要。中正手启。^①

同一天，蒋介石又给第7战区司令官余汉谋去了指示敌情判断电：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曲江。余长官：据报敌将在广州大举增援，敌必企图打通粤汉路，其发动之期当不在远，务希积极准备，加强工事，以粉碎敌之企图为要。中正手启。^①

日军由第3战区、第5战区、第6战区方面，抽调大军会合第9战区方面，兵力为：第13师团、第3师团、第68师团、第58师团、第116师团、第34师团、第40师团、第27师团、第37师团、第64旅团、第17旅团、第7旅团、第12旅团，共约20余万人。此外，还有第11军直属骑兵联队，独立山炮兵第1、第2、第5、第39联队，独立野战第9中队，野战重炮第8联队，独立工兵3个联队，铁道兵团2个联队，独立电信第3、第5联队，战车第3师团一部，汽车3000余辆，飞机600余架。

国民党军除第9战区现有兵力，从第4战区、第6战区、第3战区抽调精锐部队，赶往第9战区。总兵力为：第58军、第72军、新三军第183师、第26军，第73军，第74军，第79军，第100军，第46军，第62军，第20军，第37军，第44军，第99军，第4军，第10军。

双方摆开阵式，准备决战。

5月26日，日军分三路向南挺进，其左翼于29日一举突破通城，分别向渣津、平江挺进；日军中间一路遭守军抗击后强攻多次，攻陷新墙，奔汨罗江北岸，右翼日军沿洞庭湖赴沅江、益阳，形成钳形向广东正面进犯之势。

此时，中国军队第72军在通城东南山岳地区，第20军在汨罗江北岸地区，第37军在汨罗江南岸地区，第73军及99军在沅江、益阳地区，分别堵截，予敌以消耗。

6月1日，进抵渣津的日军，遭中国军队第72军堵击后，绕道奔长寿街；同日，平江被日军攻陷。

6月6日，日军进抵永安市、捞刀河、沅江之线，又以一部窜芦林潭攻克湘阴，乃开放湘江以维持日军后方补给。此时，日军两翼分别进犯古港、益阳，保持正面的钳形攻势。中国军队以各个击破日军为目的，集结有力兵团于两翼地区，争取外翼、对敌围攻；一部则留置金井与三姐桥、湘阴地区，袭击日军后路交通。

6月7日，进陷古港日军，企图南趋萍乡。9日，中国军队第72、第58、第44及第20各军，对日军展开实施包围攻击，先后击破古港、东门市的日军，迫近永和沿溪，击毙日军颇多。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日军遭此严重打击，集结其主力向鲁道源第58军反扑，展开激战。11日，石湾附近被日军突破，日军全力分途南进，傅翼第72军主力及第58军，由日军背后实行尾追截击，并超越至渌水附近阻击日军，杨汉域第20军除以一部追击日军外，其大部则转向浏阳阻击进犯日军。



第58军军长鲁道源

沅江方面的日军于6日分两路南进：一路经乔口沿洑水犯宁乡；一路经龙头港犯益阳，与彭位仁第73军，梁汉民第99军各一部展开争夺战。20日，进犯益阳日军迂回南进，与沿洑水西进日军会攻宁乡。14日，唐伯寅第19师协同唐生海第77师肃清益阳城残余日军之后，紧跟敌后南追。此时王耀武第24集团军，对宁乡日军已完成包围态势，展开攻击，连续激战四天，歼敌众多。

自日军从新墙南进平、浏、湘以来，中国军队长沙地区张德能第4军以陈侃第90师守岳麓山外银盘岭、望城坡、竹山口之线，陈伟光第59师、林遇察第102师守长沙城北方一带。日军攻陷湘乡之后，由霞凝港西渡10000余人，与中国新河、三汊矶、白沙洲守军接触，后推进至银盘岭、望城坡以北地区，向岳麓山主阵地攻击。

14日上午10时许，由东山、螽斯港偷渡的日军第116师团一部3000余，开始向城南攻击。日暮，日军占领乌龟冲、猴子石以北之间红山头中国守军据点，守军第59师以4个连兵力反攻，与日军在该据点对峙。

16日，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向该地猛攻，虽经中国军队炮3旅竭力压制，终因寡不敌众，伤亡过大，午后被迫放弃该线阵地。日军转向南大十字路推进，日落之后，派便衣队数十名偷袭修械所，以致第59师全部动摇，撤守妙高峰、天心阁核心地带。同时，河西方面日军由望城坡转用兵力，南攻桃花山要点。

17日，日军在空军掩护下，向妙高峰、天心阁及桃花山阵地进攻，守军炮兵用优势火力，死守到底。中午，日军大量增援，猛扑桃花山，并由红山头偷渡牛头洲并使用大量毒气，企图扰乱守军指挥系统。守军顽强坚守，战斗激烈，双方死伤甚大，日军仍不断增加，反复冲锋，守军第90师第268团

已损过半，虽经增援，支持困难。是日，守军决心先将军预备突击部队西移岳麓山附近，并从第59师、第102师各抽调一个团，增加桃花山正面，与日军作决死之斗，以确保岳麓山炮兵阵地，控制长沙。但因当时情况紧急，渡河未及，船舶、渡口、部队时间均未做好计划，渡河后的集中地点、指挥人员亦未指派，以致秩序混乱，无法掌握，坠江溺毙者，不下千余。

直到18日晨，增援部队始得渡河，为时已晚，日军已突破竹山，冲至岳麓山，袭击了中国军队控置长沙炮兵阵地。其后，桃花山亦告失守。直至18日晨，在增援部队渡河未毕之际，敌已突破行山，继而岳麓山核心阵地已失守，四面受日军包围，无法支持战斗，被迫退出岳麓山。日军不放过，一路尾击，队伍被打散；官不见兵，兵不见官，无人掌握，直溃退至邵阳，始得收容，为数不及4000。而残留在长沙的4个团，遭日军打击后，一部千余人，由北门冲出东山，沿途与敌厮斗一路，退至茶陵归第27集团军欧震副总部收容指挥。

总结日军攻陷长沙，中国军队惨败原因，有以下数点：

1. 自1943年6月中旬驻防长沙以来，因修筑工事，部队教育无暇顾及；平时教练偏重基本教练，战斗动作生疏；忽略实弹射击演习，以致士兵射击技术不精；师各级主官忙于应酬，对部队训练敷衍塞责。

2. 平时管教疏忽，虚图表面，实则官兵骄傲任情，对上级阳奉阴违；部队主官因营商应酬，脱离部队，致使部队精神不能团结。

3. 战斗军纪废弛。6月3日，长沙疏散时，各级官兵擅入民房，争夺财物；军部副官处负责控制船只，该处长潘孔昭假公济私擅扣商船，重价勒索，以饱私囊，并将夺取财物，用5艘火轮装出，致长沙战斗紧急，转用兵力晚，渡河困难，贻误战机；城防团第59师第177团与警备部官兵，以强迫疏散为名，大肆发洋财；红山头守备部队，当日军攻击时，尚在掩蔽部中赌牌，以致失守，影响全线战斗。

4. 战术方面。兵力薄弱，并无控置预备队。阵地、据点被日军突破后，无兵增援，重点无法形成；固守防御，并无逆袭计划。当日军由竹山口突入，冲上云麓宫时，无法歼灭，致使日军得以少数兵力，直捣中国军队司令部核心，击破指挥所；步、炮协同不良，以致炮弹时落自己第一线阵地中；无空军助战，一任日军昼夜摧毁中国军队炮兵阵地。

5. 军参谋长罗涛溪，未能辅助主官（张德能军长决心渡河时，并未制定渡河计划，即飭迥日拂晓进袭），战斗间未派员视察阵地，获得紧急情况，又不指示部下办理；第90师师长陈侃数10时许失守岳麓山阵地，部队溃散；军副官处处长潘孔昭，派赴交涉船舶失职、舞弊，以致是夜渡河困难、迟滞。

第4军损失惨重。日军未突破阵地前，伤亡约3000人，渡江溺毙约千人，至于残留长沙城内4个团冲至茶陵，仅得千余人；炮三旅在岳麓山全部大炮约40余门，未及破坏（仅少数卸下瞄准镜），军野炮营野炮9门、山炮营美式新山炮12门，均损失；步枪损失十分之七，轻机枪损失十分之八，重机枪损失十分之九，迫击炮及通信、防毒、工兵器材，全部损失。^①

第4军战后经陆续收容统计，尚有官兵（战斗员及非战斗员）约6500余人。由各兵站、机关及师管区补充新兵约4700余人，共计现有兵力约万余人。武器装备尚未补充，现每师编成两团不足。

第4军调驻郴州附近整训。官兵精神萎靡，整训成绩不佳，在短期内，未能恢复元气。

丢了长沙，损失了这么多人和枪，蒋介石又要杀人了。陆军第4军谍报处上交了一份详细材料，以及第9战区联参部的调查报告，一同放在蒋介石面关，蒋介石亲拟了杀头名单。1944年8月30日《扫荡报》载：“……第59师177团团团长杨继震、第4军副官处处长潘孔昭、军务处长刘瑞卿、副官处中校股长陈继虞、长沙船舶管理所长夏德达，均于8月27日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若不是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在电报中替第4军军长张德能说情，张军长这颗脑袋怕也同样难保，白崇禧在呈第4军在长沙守城经过等报告电中，最后这样写道：“……窃查张军长在四军服务多年，向以勇敢著称，过去北伐、剿匪，此次抗日，无役不从；尤以第三次长沙会战，协同友军侧击攻城之敌，因而获得胜利，厥功尤伟。此次守备长沙，因有种种原因，未能尽持久防御之责。恳请钧座体念前劳，从轻议处，无任感祷。”

张德能丢职保头了。

二、衡阳失守

再说衡阳方面。第10军军长方先觉，将兵力配备如下：

容有略第190师、饶少伟暂编第54师两师守备江东岸，第190师以一部（两个步兵营两个干部团）占领警戒阵地，主力占领范家坪、橡皮塘、冯家冲之线，暂编第54师一部（步兵一团）占领警戒阵地，主力占领冯家冲沿耒河西岸至耒河口之线。

罗治新编19师、葛先才预备第10师两师守备市区，新编19师以一团兵

^① 《第4军长沙第四次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书（1944年9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63-1265页。

力于来雁塔、望成坳、段塘地区内，构成坚固据点，并占领警戒阵地，主力占领草桥、辘神渡甫岸、二里亭，亘马王塘之线。预备第10师一部占领月塘、高岑、陈家井、白沙洲之线，主力则占领马王塘、衡阳西站、欧家峻、黄巢岑1704高地之线。

预定周庆祥第3师回衡阳后守备核心阵地。

奉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之令，曷先才预备第10师准备机动待命推进，所派遣衡阳守备，其余部队由第27集团军李玉堂副总司令指挥。方军长向军委会提出不同看法：日军先头已抵株洲、湘潭附近，预备第10师推进，恐怕目的地未达到而前后两误。衡阳重要，以现有兵力尚感无把握，若预备第10师再行推进，实感忧虑。分守湘潭及易俗河，就该处地形与兵力观察，将来收效甚微，抽回衡阳，定可发挥力量。

进犯日军火力强大，日军的后备第二线兵团，尚未加入战斗，中国军队核心阵地就已放弃，蒋介石及统帅部鉴于此时在长浏地区与日军决战的计划已不能实施，而态势于中国军队极为不利，因此以诱敌深入衡阳，乘其疲惫，再行与日军决战的目的，老戏重唱；统帅部以欧震兵团在洑水两岸地区予日军以消耗；并由第4及第7战区抽调两个军，准备衡阳外围的作战。20日，守军奉命先后放弃醴陵、株洲、渌口、湘潭等地，转向洑水南岸，行持久抵抗，阻止日军南犯。

日军也采用老手法，钻隙突进，沿湘江东岸豕突狼奔，于23日，达抵衡阳近郊，与中国军队第10军开始接触，并展开东攻攸县，西攻湘乡，继续南进，以牵制中国军队外围部队而孤立衡阳之势，中国衡阳守军、面对日军包围，从此陷于苦战。

衡阳外线，王耀武第24集团军，正同日军打得热闹；唐生海第77师在益阳迤南山荔及城厢，与日军户田及光桥部队鏖战，敌我双方都在增援，第77师伤亡过重，阵地由唐伯寅第19师接替，第19师猛攻日军，恢复邓石桥、观音寨线阵地……

第19师突入益阳城，并肃清益阳城郊日军，由临吡口方经兰溪增援日军千余人，向石头铺、七里桥、三里桥中国军队阵地反扑，均未得逞，仍陷于激战……

磨峰、观音岭一带，中国军队张灵甫第58师、向思敏第98师、梁祗六第15师一部，三面围歼日军千余人……

围攻宁乡城日军，与张灵甫第58师173团激战三日，日军一部由南门冲进街市，利用墙基脊核心阵地，逐步攻击，守军与敌白刃战，用手榴弹向敌冲击，激战竟夜，守军副团长、营长、连长军官伤亡30余员，士兵500余

名……

6月19日，宁乡城内双方巷战甚烈，日军放火、放毒、炮轰、逼攻，守军第58师173团团长何澜，身负多伤，仍指挥所部与日军作战，毙敌遍巷。中国军队第58师、第98师及第194师主力，对浏水南岸许家湾、黄土潭日军围歼。第19师向宁乡西北郊日军千余猛攻，中国空军飞机11架前来助战，士气大振，即将日军击溃，击毙日军700余……

6月23日，进犯宁乡日军共约万人，经中国军队十余日围攻，死伤惨重，所剩不及半数，残兵逃往湘乡，与湘潭至湘乡日军会合攻占湘乡后，与中国军队58师在沙田街以东地区激战……

6月26日，第6战区孙连仲将自己集团参战敌我伤亡情况统计，呈报蒋介石：

特急。重庆委员长蒋、参谋总长何：据二四集团王总司令已梗未理言亮电，6207密，谨将职集团此次参战敌我伤亡及我方官兵概数如下：

（一）74军：甲、51师酉港鸭、土桥诸役，我伤官13员、士兵307名，阵亡官3员、士兵118名，伤敌510余，毙敌270余。乙、58师益阳、宁乡诸役，我伤官30员、士兵412名，阵亡官54名、士兵960名，失踪15员、士兵131名，伤敌1696名，毙敌736名。

（二）100军：甲、搜索营藕池、南县、安乡、益阳诸役；我伤官1员、士兵64名，阵亡士兵16名，失踪士兵15名，伤敌75名，毙敌32名。乙、19师南县、安乡、益阳、宁乡诸役，我伤官26员、士兵657名，阵亡官9员、士兵857名，失踪士兵69名，伤敌470余，毙敌210余。丙、63师藕池、安乡诸役，我伤官15员、士兵383名，阵亡官44员、士兵113名，失踪1员、士兵65名，伤敌290余，毙敌150余。

（三）79军宁乡附近及浏水南北地区诸役：甲、98师我伤官14员、士兵142名，阵亡官12员、士兵246名、失踪士兵46名，伤敌120余，毙敌340余。乙、194师我伤官13员、士兵335名，阵亡官7员、士兵486名，失踪32名。伤敌650余，毙敌510余以上。计伤我官112员、士兵2239名，阵亡官89员、士兵2967名，失踪官16员、士兵458名，总计我伤亡失踪官兵5842员名，敌伤亡共6460余人。

（四）除73军、99军另行呈报外，谨电鉴核等情。谨闻。职孙连仲。已宥。奇绩。印。【恩施】①

① 《孙连仲致蒋介石等电（1944年6月26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73-1274页。

湘江东岸方面，经醴陵南进的日军，于6月24日攻陷攸县，扑安仁，一部奔向耒阳。中国军队急调第20、第26、第37、第44等军，赴茶陵南北地区迎击该股日军。

7月2日，中国军队完成向西攻击部署，对日军猛烈反击。8日，克复攸县、收复官田，并包围耒阳的日军。

此时，孙渡第58军攻克醴陵，直逼湘江沿岸，日军在58军攻势面前不支，日军第二线兵团推进，又增调第27师团加入战斗，向中国军队反扑。

7月10日，日军再次夺得醴陵南进，先后又攻陷茶陵、耒阳。29日，醴陵日军向东攻陷萍乡，转向莲花。此时中国军队对日军重兴攻势，再度从日军手中夺回萍乡，逼近醴陵、莲花，并再次攻克茶陵、安仁，加强对耒阳附近日军的围攻；另一部挺进渡过耒水，策应衡阳近郊战斗。

奉薛岳命令，王甲本第79军向衡阳西南郊的日军攻击，彭位仁第73军向衡阳西北郊的日军攻击。第79军到达演陂桥、水东江、石桥铺间地区，向衡阳西南郊的日军发起进攻，第73军梁祇六第15师向湘乡，张灵甫第58师对日军严密警戒，并探索攻击。

第79军向思敏第98师第294团主力，将当面日军击溃，向衡阳附近攻击前进。日军一部由渣江方向进抵演陂桥，该师派队围歼。中国军队挺进支队，由新桥向四塘挺进，与洪桥来的日军800余人激战，日军不支，向衡阳附近逃窜。

从6月下旬至7月下旬，衡阳附近到处激战，大打万余人，小打百十人，你把我打跑，我又把你打逃，双方死伤多则上千人，小则十余人。天空中一会儿你的飞机来了，一会儿我的飞机走了，双方的便衣队更是四处出击，你打我的伏击，我打你的伏击，我抓你的俘虏，你抓我的俘虏。日本人这次也变精了，既不各个击破，又不整体前进，而是采用一对一的打法，把战场化整为零，逼迫中国军队也化整为零，就整个战场而言，混成一片，看不出谁在进攻，谁在防守。

王耀武频频往重庆发电，把蒋介石也搞晕了，拿不出好主意来尽快解决战斗，日本人第二线部队调上了，他把第二线部队也调上了，双方势均力敌。好在中国军队已变成熟，经几次大战习惯日军的立体进攻，对毒气也有一定的防御措施，并把缴获的防毒面具戴到自己头上。

7月28日这天，王甲本第79军，在中国空军掩护下，两线向蒸水南岸新桥、三塘附近的1137高地、大旧山、观音山、头塘、真仙岭、龙头山诸要点发起攻击。上午7时，先后将新桥东南高地及观音山高地夺下，至10时前后，炮火连天，战斗异常激烈。左翼铜钱渡、杨梅岭方面，从晨5时有日军600余人，炮数门，由水渡山地区南进，向杨梅岭、铜钱渡突击，并侧背攻

击，将杨梅岭中国守军包围。第194师师长龚传文由各方要点抽调零星部队，将铜钱渡东北日军击退。但杨梅岭之围，仍然未解，杨梅岭守军副师长霍远鹏、团长周人纪在重围中，率所部极力抵抗，至午后3时，官兵伤亡达四分之三，该地终被日军攻破……

湘江西岸方面，宁乡日军向南挺进后，中国军队第24集团军紧随其后击追击，并先遣第79军，经永丰开赴演坡桥堵截日军前锋。

7月1日，中国军队完成部署：第73军守备宁益地区；第100军集结永丰，迎击西犯之日军，第62军控置文明铺，以策应衡阳之战斗。

7月2日，进至永丰日军，与李天霞第100军发生激战，反复争夺，至10日，将日军驱逐，日军被迫于东南改取守势，第100军将主力南下，参加衡阳反攻。

此时中国军队先以王甲本第79军对金葫市、演坡桥的日军攻击，黄涛第62军由白鹤铺取攻势行动。15日，第62军突进六塘东宿，19日钻隙渗透至衡阳城郊，因第79军进展较慢，使第62军渡过蒸水时，腹背受敌，伤亡重大，补给无继，乃于22日撤至铁关铺以南地区整补。

第79军攻达衡阳西北郊时，日军抽集优势兵力实行反扑，20日，第79军被迫撤守杉桥以西地区。

此时，蒋介石再由第4战区抽调黎行恕第46军由铁路输送增援，重新整理部署。8月2日，再次发动攻势，各路中国军队颇有进展。

7日晚，中国军队以总预备队第46军主力加入施行总反攻，直扑衡阳城，求将日军压迫歼灭于湘江，以解衡阳之围。

8日晨，中国军队进攻部队进达五里牌附近，遭日军猛烈阻止，攻势稍挫。而衡阳守军方先觉部，因苦守城池48天，伤亡殆尽，阵地全毁，委实无力再撑……

8月8日，衡阳失守。



第79军军长王甲本

至此，衡阳会战结束，双方进入拉锯的相峙状态。下面将梁汉明第99军，在长衡会战中的情况，用梁汉明拍给军令部长徐永昌的电报，加以叙述，便可看此会战一局部。

限即到。渝军令部长徐：4774 密。本军参加长衡会战，详报另案寄呈，谨将概况陈次：（一）军指挥92、99、162师及197师591团，未东起固守新市、汨江、洞庭湖南岸迄沧港，横宽达120余公里之正面。自辰艳起，与由新墙及南华安进犯敌，续增至四五万之敌鏖战至巳齐，敌终未突破湘江及三姐桥山地。由新市以东南犯敌，已齐窜直捞刀河下游，迂回至军左侧后，转向三姐桥、湘阴包围、攻击；我仍死守奋战，卒至我守营田、湘阴之99师副师长兼团长周琦失踪，营长以下伤亡过半，守赤山岛之92师邹团长重伤，守沅江之591团营长以下重伤、牺牲殆尽。职军指挥所仍在乔口以北督率余部，扼制湘江，死守益阳及三姐桥山地，（与）前后三面围攻之敌争夺。复因敌一部由沅江绕过益阳，向宁乡73军进犯我军左侧后，始奉长官薛巳佳未电令，由乔口向百叶铺转进，但我死守三姐桥山地之99师、162师余部，及配属指挥死守益阳之七七师，抱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与敌坚韧搏战中。

（二）巳灰，军遵令由乔口转进至百叶铺后，督率92师及591团残部，并指挥第15师丁团，占领乌山以南地区。自巳真起，右连击岳麓山，左连击宁乡，及我军竭力阻击强渡沱水南犯约三千余之敌，激战迄巳篠，仍死守黑风寺、观音山、白鹤山等要点，岳麓山、湘潭均已相继陷落。及（敌）由湘乡以西地区南犯，亦窜过湘水以南，军复受三面包围，始奉总司令王巳（？）卯电令，由道林附近向湘乡转进，同时令99师、162师仍在三姐桥山地截敌，斩获颇多。又守益阳之77师及守乌山之一团，即奉令各归原制。

（三）巳号卯，军遵令由道林转进到湘乡西南山枣，即奉长官薛巳皓未堵电令，另配属指挥新23师、32师，守卫湘乡。同日，正部署间，至午，由石潭西进及由宁、湘南下先头敌，约二千余，迫近城郊，与我激战。此时军将直属仅余兵力，扼制朱津渡、山枣沿湘水以南要点。守湘乡各部，共约五营兵力，与陆续增至万余敌血战二昼夜。巳养，我新23师守城团长以下，全部牺牲，援弹俱无。当令钟师（即新编23师钟祖荫师长）残余二百余向永丰，樊师（即第32师师长樊焕卿）将士向白果市转进。巳东，军率27师残部，由莲花桥移至蒋市街，即奉长官薛（岳）巳麻堵电令，经常宁向粤汉路高亭司南进，复奉敬巳堵电令，99师、15（6）2师脱离三姐桥山地，突围冲向浏阳、醴陵之敌攻击前进中。

（四）巳梗，军率27师及591团一部，遵令由蒋市街经常宁南进，沿途扫荡敌袭击之小部队，至午虞，到高亭司。又奉长官薛冬巳堵电令，统一指

挥160师、暂8师及暂54师、140师各一部，占领公平坪以北东西之线，自奉令日起，协同26军反攻击，经（与）耒阳南犯之敌，争夺拉锯至月半之久，卒于未寒将耒阳以南地区五千余敌全部击溃。又99师、162师自己梗遵令，由三姐桥突围，沿途觅粮觅弹，且战且走，并于巳感至午灰，先后击溃浏阳以南、醴陵东北之敌。后至午旣（铄），复奉长官薛删戌、铄酉两电令，转用至萍乡附近。自午养致（至）有，该两师护渌水、次第将刘公庙、峡山口、黄花桥、牛栏桥、狮子石等处约二千之敌击溃。午寢，萍乡陷敌，未微，莲花又失，均经决该师拼力奋战，未东、未寒相继克复。后更奉令，以162师向茶陵追击，归44军原制。99师经浣溪市击溃观音阁、通水铺、竹台圩一带之敌，于申支移抵耒阳以南附近，接替26军攻击任务。申鱼，猛力克复南京桥、阴田圩等要点。迨我26军申微向常宁西移后，而暂八师及暂54师、140师各部，亦先后奉令解除部属归原制，旋奉长官薛戌梗西堵电令，铄（先）统一指挥暂2军，占领粤汉路、小水铺以西之线，与耒阳敌对峙，如现态势。

（五）以上各役，除先后配属指挥之77师、暂7师一团、新23师、32师、暂8师及暂54师、140师各部，均因情况紧急，归制未据报外，总计毙敌（13000余），马（430）余，俘敌（32），马（114）匹，击沉敌汽船（40）余艘，毁汽车二辆，获炮一门，轻重机枪、手枪（70）余支，我伤亡副师长、团长以下（8500）余员名，马30余匹，损耗武器另报。谨电鉴核。军长梁汉明。亥宥。厚。印。[耒阳]①

长衡会战，中国军队使用兵力步调不齐，缺乏机动。当日军突破渌水后，中国第20军，26军、37军、44军、58军、72军6个军，集结萍乡附近，对日军行无痛痒的攻击，正面则空虚。守军与野战军不配合。第62军突进至衡阳南郊之际，与核心守兵隔山相望，如适时配合，内外夹击，最少可收连续打击日军之效。内围突出时，外无援应，外围攻击时，内徒固守，坐失良机。

8月8日，中国军队战车向衡阳西突击，炮兵火力不足，未得效果，再近战兵器的手榴弹，常不发火，有多至十分之八。唯一可赞，方先觉第10军坚守衡阳达48天，为抗战来坚守阵地战增添异彩。

三、方先觉孤军守衡阳

1944年5月，日军10个师团总兵力约20多万人发起第四次长沙（长衡）

① 《梁汉明致徐永昌密电（1944年12月26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90-1292页。

会战，如狂飙之势，席卷湘北、湘中，6月18日，长沙陷落。

当晚，一个长途电话直接要到衡阳方先觉的寓所。王副官一听，对方先觉说：“是重庆来的电话。”

方先觉刚刚躺下，不以为然地说：“我被军委会撤职当老百姓了，重庆还有谁找我？你就说我不在！我要睡了。”

王副官捂住电话：“是蒋委员长的电话。”

方先觉急忙起身趿拉着鞋子接过听筒：“报告校长，我是方先觉。”

蒋介石很严肃地说：“怎么？你已经高枕无忧了？我告诉你，长沙已经弃守，日军继续南犯，有迅速打通粤汉路的企图；衡阳为西南军事重镇，必须确保，你继续指挥第10军，固守衡阳，立即布置，准备作战。”

“是！是！我一定守住衡阳，决不辜负校长的栽培！”

放下电话，方先觉只觉热血沸腾；精神头十足，立即通知部队备战。

得知方先觉又担任第10军军长消息后，群情振奋，部队上下都认为前次长沙会战，因为撤职的军长李玉堂在临战前复指挥部队作战，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这次历史可能又重演，于是士气高涨，连夜修筑工事，准备迎击敌人。方先觉则提出：“要为常德会战死难的官兵报仇雪耻；确保衡阳，争取胜利！”

一边是枕戈待旦，另一边是志在必得。6月22日，日军终于对衡阳城发起进攻。在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城区东西两岸燃起了熊熊大火。第190团派出的警戒部队与敌稍事迎击后即撤回对岸我阵地。

23日拂晓，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日军乘坐数十条大木船、橡皮舟强渡耒水，向西岸第190师第568团1营据守的前进据点汹汹而来。团长电话询问：“杨营长，情况怎么样？”

“敌人强渡耒水！”

“你马上把部队撤到后面的据点，与暂编54师一个团共同抗击日军。”

杨济和营长脖子一拧：“不能就这样便宜小鬼子，得让兔崽子知道点厉害。如果不战而退，徒长敌人的士气，灭自己之威风！”他放下电话，传令待敌军半渡予以急袭。

当渡河的敌军进入我军的射击范围后，杨营长一声“打”的令下，六门



方先觉

战防炮、20余挺轻重机枪猛烈开火，水面上掀起几丈高的水柱，敌人的木船、橡皮舟纷纷被击沉，敌官兵非死即伤，连同溺毙者达300余人，其余侥幸活命者掉转船头，拼命划水，狼狈而逃。

面对强大的抵抗，敌军知道从正面强行渡河不易，是日中午，敌军一部隔河佯攻，与我守河部队进行炮战；我战防炮3门及重机枪3挺被敌炮火摧毁，战炮连副连长王惠民在指挥火炮转移阵地时，不幸阵亡。

敌主力绕过我正面，在下游寻地点过河。杨营长识破敌人的诡计，主动西撤至衡阳城外12里的五马归槽据点。

是日，隆隆的轰炸机群一批一批对衡阳市区和飞机场大肆轰炸，市区燃起熊熊大火，方先觉命令第190师及预备第10师进入衡阳主阵地；并令在衡阳以北与敌接仗的第3师星夜赶回衡阳布防。该师留第8团在衡山、南岳各附近之线迟滞敌军，主力迅速撤回衡阳城内。

24日拂晓，渡过耒水的日军向五马归槽据点发起攻击，方先觉命令第190师第570团增援，务必固守。25日拂晓，敌军开始向五马归槽一线据点发起强大的攻势。衡阳市内的炮兵对该处守军进行炮火支援，炮弹越江呼啸飞行，声震数十里外。敌空军轰炸衡阳城，与中国空军在衡阳上空进行激烈的空战。衡阳困守47天，内线城防部队坚贞不拔，外线反攻部队虽前仆后继，但敌寇连连增援，其主力大受损害，而全盘作战计划，因此迟滞达两月以上，最后竟不克完成，然衡阳之所以能苦撑如此之久，除了归功于地面部队以外，空军日夜鏖战的劳绩，更是不可埋没的。

这一天的战斗形成了一个高潮，敌我双方为争夺五马归槽阵地，死伤惨重。第570团团团长贺光耀身负重伤，副团长冯正之接替指挥，鏖战至中午，该团被迫后撤。黄昏时节，敌突破第568团阵地，将暂54师与第190师隔断，攻入衡阳飞机场。

在湘江东岸飞机场方向，第190师长容有略指挥第569团向突入机场的日军实行逆袭，激战5个多小时，歼敌400余人，我军亦伤亡200余人。由于敌军大举增援，我军则退入核心阵地，并对飞机场设施进行有计划的破坏，以免资敌。

至此，在衡阳东西两岸的我军之主阵地，都在敌军围攻之中，而且战线拉得太长，兵力单薄，易被敌军各个击破。方先觉感到形势危急，于是下决心收缩兵力，将湘江东岸的部队撤回城内。

从26日起，敌炮兵从衡阳西、南两面向我军阵地轰击，步兵紧随其后发动轮番进攻。敌数度突入我阵地前，均被我炮兵、步兵火力所击退，遗尸遍野。其中预备第10师第30团第7连张德山连长防守的停兵山，和排长李建功

防守的高岭两个圆形坑道据点，战斗尤为激烈，其英勇顽强，可圈可点。

战前，张李两人就曾表示誓于阵地共存亡。开始敌人并没有把这两个小小的据点放在眼中，在炮击过后，步兵发起冲锋，均为我阵地前的地雷和迫击炮火所击退。敌军发怒了，调集飞机和大炮，对两据点进行猛轰，我炮兵亦对敌炮兵进行反压制，一时间，两个据点全被隆隆的炮火所笼罩。敌军乘势发起一次次狂攻，当他们冲到据点前，就被里面扔出的手榴弹和轻重火力所压制。战至黄昏，两阵地上的碉堡被炸毁五分之三，外壕多被炮弹夷平，防守官兵伤亡过半，但阵地仍屹然不动。在停兵山阵地前，约有400多具敌尸体，而高岭前有200具敌尸体。激烈的鏖战持续到27日凌晨，高岭方向的枪声逐渐停止，李建功和他的一个排战士皆壮烈殉国。敌军夺取高岭阵地后，在黑夜的为掩护，以30人为一个战斗单位，利用障碍物，一波又一波，向我第30团防守的江西会馆、五桂岭、枫树山等阵地发起不间断地猛攻。

第30团团长、黄埔第六期毕业的陈德生沉着应战，他命令部队注意节约子弹，执行“三不打”，即看不见敌人不打、瞄不准敌人不打、打不死敌人不打。即使有小股敌人潜伏到我阵地实施破坏，也不轻易开枪，以免暴露自己的火力位置，只有等到敌人大队出现在突破口，进至外壕后，才以侧射、斜射予以痛击。一次，敌人突击队出现在阵地前的绝壁下，陈团长命令不许还击，当敌人绑好绳索，一个一个像串糖葫芦一样爬上来后，前沿部队一阵手榴弹，炸得敌军血肉横飞。

该团副团长阮成和团附项世英也轮流在第一线视察战况，指挥部队，战至黎明，敌军遗尸千余，狼狈而退。上午9时许，我空军P-40机6架赶来助战，俯冲扫射敌军，打得敌军人仰马翻，我军阵地一阵欢呼，士气高涨。突然有一架飞机被日军炮火击中，冒着黑烟，摇摇晃晃地迫降下来。据守在停兵山之第30团第7连连长张德山立即派出排长王三禄率领6名战士冲出铁丝网，下山前往营救。从飞机的残骸中救出空军队长陈祥荣，敌军对我飞行员恨之入骨，除了重机枪扫射外，还派了多名狙击手封锁王排长等人返回阵地。王排长和3名战士不幸中弹牺牲，但陈祥荣被救回，送到军部。在日后的战斗中，联络指挥空军支援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是日下午2时许，敌军主力部队全部到达衡阳城下，步炮空军联合对发起猛烈进攻。我各阵地皆受到巨大的压力，官兵伤亡甚重，停兵山阵地陷于苦战之中，鹿砦、障碍物、铁丝网也多被敌人破坏，而敌军伤亡人数也有700余人。

俗话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敌军是吃了方先觉部队的苦头的，此次来报一箭之仇，也格外凶狠。从6月27日对衡阳城发动第一次总攻开始，到从8月7日，衡阳城天天在血与火的炼狱中煎熬。开



攻入衡阳的日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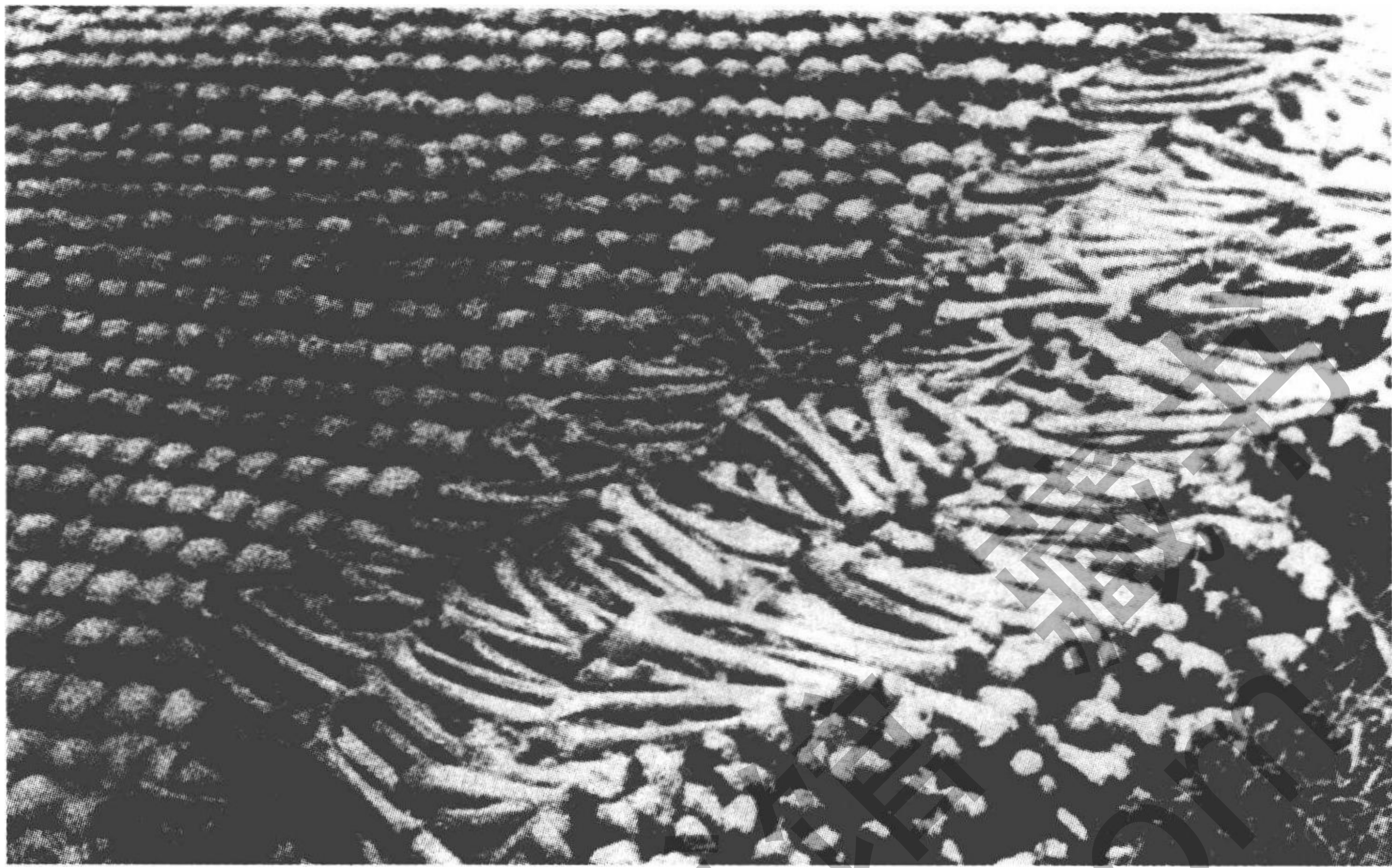
始城内的给养、装备尚能得到在衡阳外围的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的支援，随着包围圈的日益缩小，城外的物资送不进来了，就改用飞机空投。到后来，敌我阵地犬牙交错，空军已经无法再空投了。惨烈的战斗，我军战斗人数日益减少，粮食和武器弹药得不到补给，处境极为困难。

时值盛暑，打死的尸体无法清除，臭不可闻，伤员得不到医治，伤口恶化，治疗的器械、药品根本谈不上，棉花、纱布都没有了，不少伤兵员伤口生蛆流脓，活活受死。有的重伤员开枪自杀，还有的央求医护人员发发善心，“给我一枪吧。”能战斗的官兵空腹作战，能够吃的东西，包括天上的鸟，塘里的鱼，树叶、草根都吃完了。部队每分每秒都期盼援军的到来。但外围的部队始终雷声大雨点小，战到最后的一刻，也没有见援军来。蒋介石只能在电报中说：“愿上帝保佑你们！”别的没有一点办法。面对部队悲惨的境地，军长方先觉只感到五内俱焚，痛心疾首。

8月7日夜，方先觉在军部召开紧急会议。他沉痛地说：“情况我就不多说了，开会的目的是请诸位发表意见，是突围？是死守？是投降以待时机？”

各部长官议论纷纷，有的说没有子弹如何突围？有的说伤员众多怎么转移，吵来吵去，除了以死殉国别无他途；只有第3师师长周庆祥说：“山穷水尽，不如暂时投降，还能为党国保存一些力量，以待将来。”

方先觉缓缓站了起来，独自走进内室，放声大哭，会议就这样毫无结果地散了。



保卫衡阳作战中牺牲烈士的遗骸

半夜，防守北门前线周庆祥的第3师的一个团放下武器，与敌军媾和。天亮以后，听惯了双方你来我往的激烈的枪炮声的方先觉，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劲，敌方的进攻的枪炮声依旧猛烈，而北门一带却没有回击的枪炮声。方先觉命令参谋长孙鸣玉打电话询问，得到了一个可怕的消息：敌军从北门突入城中。方先觉接报后，立即要炮兵开炮轰击。命令下达后，炮兵指挥官张作祥站在那里不动发愣。

方先觉急了，训斥道：“你没听见？还不快下命令开炮？”

张作祥含着眼泪失声说：“报告军长，我们只剩两发炮弹，怎么能阻止敌人进城？”

方先觉喃喃地念叨：“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他对参谋长孙鸣玉吩咐：“给校长拟电。”他一字一顿地口授道：“委座钧鉴：我军现已弹尽粮绝，齐（八）日晨，敌自北门突入，我已无可堵之兵。学生等决心以死报党国，不负钧座培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学生方先觉、周庆祥、孙鸣玉、容有略、葛先才、饶少伟等敬叩。”

电报发出后，周庆祥突然带着敌联络官来到军部。敌联络官恭恭敬敬地向方先觉敬了一个军礼说：“我们司令官横山勇请方军长到司令部会谈！”方先觉只觉得全身的血往头顶上涌，伸手往腰间去摸手枪想要自杀。然而去摸到一个空枪套。原来，在昨晚睡觉时，跟随方先觉多年的王副官担心军长会自杀，早已偷偷地把他的手枪藏起来。主战的葛先才哭喊着：“军长，你不能

去呀，你下命令吧，和小鬼子拼了。”主和的周庆祥劝说：“军座，事已至此。你带弟兄们走一条活路吧！”方先觉长叹一声：“走吧！”他带着手下的高级将领，在日本联络官的引导下，去了日军横山勇的司令部。

横山勇迎出来，客气地说：“欢迎！欢迎！”

方先觉正色说：“你我同是军人，同是指挥官，打了败仗，丧失了国土，是要告罪天皇，切腹自杀的。在我们中国，同样是不成功则成仁，我已经电告中央，决心以身殉国。我的生命现在已不属于我个人，但是，我要保全我部下的生命，所以我来和你谈判，只要你能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我就可以和你谈判，否则我就和你战斗到底！”

横山勇说：“方将军不要激动，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在长沙也曾经败在你的手下。我们对贵军作战勇敢是敬佩的。现在我只要求你接受我国提出的日中亲善三原则，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共存共容，走到我们这方面来，我保证对你现有官兵的生命安全。”

方先觉点头：“但愿你言而有信。”

随后，方先觉的第10军被日方整编，改名为先和军。11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方先觉趁敌军看守松懈，逃离了衡阳。

第三节 桂柳会战

一、第4战区的阻敌部署

1944年，对日本来说，是不吉利之年。

日军最感头痛的是盟军在太平洋上的反攻，招招进逼，海上交通屡遭盟军打击，无法维持下去。因而困难再大也要沟通大陆交通线，以便尽早撤退南洋的日本侨民与物资的转运，以及维持中南半岛日军的联系；同时为打击中国军队陆上的反攻，首先必须破坏中国西南盟军空军基地。

日军攻陷衡阳后，即以第3、第13、第14、第58、第116等师团，及第六骑兵旅团等，约10万余人，集中于湘桂路沿线及其以南地区，同时于西江方面，集结第104、第22等师团，及独立第19旅团等，约3万余人，另于雷州半岛方面，集结独立第23旅团、第23旅团另附独立战车一个联队，独立重炮一个联队，约三四千人，准备采用分进合击态势，向桂柳地区进犯。

国民党军第4战区长官部，得知日军这一企图，但因战区兵力劣势，乃策定内线作战方案，要领如下：

一、衡阳以西，地形复杂，作为守势地区，以一部分兵力滞迟日军的前进。

二、柳州以南，交通灵便，陆空军联络容易，为攻势地区，以主力使用于该方面，将日军各个击破。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如将主力使用于衡阳方面，首先应将该方面日军击破后，才能确保桂柳。

第4战区主帅张发奎决定，以原驻桂柳的两个军，重点放在湘桂路方面，拒止日军的急进，让桂省地方部队，防守桂南方面，迟滞日军的前进。在征求蒋介石同意后，由綦江调来的第93军，于1944年9月13日，推进全州布防。再则就是粤汉路正面，调杨森集团军的第20、第26、第44等军，取道宁远、零陵间，向道县前进，由侧面阻止日军的进犯，并准备加入桂柳方面决战。

另以李玉堂集团军的第10、第62、第79等军，于湘桂路迟滞日军的行动，诱使日军于全州附近后，再向北转入湘西山地，侧击由新宁向资源进犯的日军，以掩护全州守备的左翼。另以第4、第31、第46等军，控制于桂林，

构筑城郊坚固工事，以第175师，控置于柳州，为迎击作准备。

桂林行营。

白崇禧在作最后的计划。他将此次作战分为二期，第一期是日军未突破衡阳以西中国军队现设主阵地以前。第二期是日军突破衡阳西侧中国军队现设阵地以后大举侵桂时。白崇禧将第9战区、第4战区、第6战区作了细致分工，薛岳、孙连仲、张发奎任务明确。

此次作战，以第4战区为核心，白崇禧让张发奎报来详细的作战计划。白崇禧在电话里对张发奎说：“向华兄，日本人这次是抄咱们老窝来的，行营在桂林，空军基地在柳州，出了差错，委员长要把咱们斩首示众啊。”

在柳州的张发奎，与第4战区长官部的幕僚们，反复召开会议，张发奎亲自就作战方针、指导要领、兵团部署、航空及防空、交通通信、兵站设施及补给等一系列事项，作了周密的部署，并呈报白崇禧，电告蒋介石。

蒋介石与张发奎通了电话：“向华兄，抗战初期，日本人认为你是他们可争取的人物，结果你在桂南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这一次，拜托你了。”

日军攻占衡阳后，李玉堂集团军即由东安转向湘西山地，日军进出黄沙河，与中国军队第93军警戒部队接触。此时，第93军军长陈牧农尚未把部队集中完毕，而粤方面日军独立第19旅团亦乘虚窜至怀集，对桂林作球心包围的态势。白崇禧大吃一惊。

在此之前，张发奎向白崇禧报告，日军50000余人，由西贡开往北圻，并控制交通运输，似有呼应湘日军企图模样。张发奎又急忙发电报给蒋介石，电文如下：

即到。渝委员长蒋、副总长白：4992密。前报越北增敌五万余，并控制交通运输等情，经电呈查核在案。现据报：湘桂路敌二千余，支午窜抵黎家坪（祁阳北）；大忠桥（祁阳南）各附近，似有与越敌呼应、积极进犯企图。本战区对此情况，须对南北两面作战，惟战区防广兵单，而陈、贺两军既奉命固守全、桂，则可能活用者仅黎军一师兵力。以此有限兵力，能否应付各方情况，颇成疑问。拟恳迅饬97军及7战区部队，速分向平东、梧州、河池、宜山间集中，以应战机。谨呈核示。张发奎。申支戌。国战伤。印。【柳州】^①

^① 《张发奎致蒋介石等密电（1944年9月4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308页。

蒋介石收电后，马上回电给张发奎，电文如下：你部出黄沙河、全县阵地后，受令于大溶江以北地区，竭力迟滞日军的行动。并调贺维珍第31军颜增武第135师，迅速进出平南，张军凯第155师由廉江尾击北进的日军，形成南北夹击日军达到迟滞目的，以待从其他方面调来增援大军，将敌歼灭。

白崇禧判断，日军将以主力沿湘桂路西进。然后一部向平东推进，另一部由苍梧西进桂平。白崇禧将部队作了部署：许高扬第170师、第131师由第31军贺维珍军长指挥，固守桂林；陈牧农第93军固守兴安严关口、大溶江；海竞强第188师、甘成城第175师由第46军黎行恕军长指挥，位置于高地圩、海洋坪，固守隘口，主力控置桂林东南方大圩附近，蒋雄新19师位置于水福附近；颜增武第135师开桂平，协同张显政第155师阻击苍梧的日军，杨森、邓龙光、李玉堂等部，部署不变。

白崇禧担心，桂林方面可望固守，可是柳邕梧方面，极为空虚。他向重庆发电，恳请从宝鸡、重庆空运牟庭芳第94军第42师赴柳，第97军为避免长途行军消耗，位置就放在贵阳、独山间适当之时策应。白崇禧还望派第9军前来增援。可重庆军令部来电说，李德生第42师河南战役损失甚重，第9军仅剩5000余人，第42师不过4000人，没有相当时间补整，无作战力量。军令部无奈地告诉白崇禧，柳州防务，希望就现有兵力部署。

9月下旬，由第9战区转用的杨森集团军，指挥杨汉域第20军、丁治磐第26军、贺维珍第31军及钟彬第71军、黄涛第62军与由第7战区转用的陈公侠第64军，陆续分由粤湘各地，进入桂境。这些部队都是响当当的部队，但经过几次长沙会战和长衡会战，实力大减，许多尚未补充，其兵力不及原编制四分之一，更以交通不便，行动迟缓，因此未能如期到达桂柳外围地区，得使日军乘隙突进。

10月1日，湘桂路日军第58师团进出兴安附近，日军第116师团及第40师团由灌阳、资源向桂林进犯。日军的第3师团、第13师团的一部，由富川进犯平乐。

西江方面日军的第104师团、第22师团，与怀集方面日军的独立第22旅团，及雷州半岛方面日军的独立第23旅团会合，进迫平南、丹竹，企图南北两面会攻中国军队桂柳要地。

白崇禧命令周祖晃指挥桂绥第一、二纵队及第155师，第135师于平南、桂平附近，竭力拒日军西进；陈牧农第93军于恭城、大溶江附近，迟滞日军的行动，掩护桂林正面，并协同杨森集团攻击日军的侧背；另集结杨森集团军及第46军黎军长指挥的第175师、第18师，于平乐、荔浦、阳朔间地区，白崇禧决定先将龙虎关的日军歼灭。

10月中旬，湘桂路正面的日军，因第93军全力奋战，被阻止于大溶江附近；龙虎关的日军，也被中国军队前进部队拒止，并因中国军队敌后部队的攻击，日军未能积极动作；但西江方面的日军，得交通之利，而且兵力获得优势，节节推进，攻陷平南、桂平、其野心是破坏中国军队丹竹机场。



白崇禧

中国军队为确保柳州，及掩护黔桂路的安全，重新将战斗部署加强，以桂绥第一、二纵队在石龙附近占领阵地，阻止当面日军；以第155师迟滞由桂平西进的日军，掩护中国军队主力集结；第31军于10月17日前，于大王圩，及其以南地区完成攻击准备，向平南方面的日军攻击；以第135师一部，占领金田村附近之线，支援第31军攻击由江口、恩旺向平南、桂平进犯的日军，并掩护主力集结；以第46军黎行恕军长率第175师、第188师，用卡车运至武宜以南地区机动使用。白崇禧命令张弛第64军必须于21日完成会战准备，限1月21日，开始发动攻势，以求将日军各个击破，然后连续向桂平的日军攻击。

第64军开始攻击后，经8昼夜激战，予日军以严重打击后，遂将桂平外围重要据点蒙圩及马岭等地，先后收复。

10月18日，湘桂路正面向大溶江左翼松口迂回的日军，约一大队，被中国军队全数歼灭，终因日军后方部队不断增援，而中国军队全无兵力增加，以致不能扩大战果。

桂北日军的第58师团、第116师团、第40师团、第3师团、第13师团，各以主力互相策应，协同并进，一举突破中国军队桂林外围阵地，进出桂林东郊，及平乐、阳朔附近，同时西江方面中国军队左翼遭日军突破，以致影响桂平攻势，白崇禧为避免不利态势，调整部署，命令各部队向桂柳近郊转移，收缩防线，于桂柳间集结兵力，与日军决战。

白崇禧部署完毕后，电呈重庆，陈述作战意见三项，电文如下：

(一) 职屢于电话申请总长与林主任、刘次长转呈为见。请解除七战区确保曲江、九峰任务，集中主力于西江方面，阻击敌人，断敌运输，仅予单纯

任务，务期彻底达成，因桂柳有失，则曲江、九峰亦决不能保也。

(二) 请飭六、九两战区，协同夹击湘桂公路铁路沿线之敌。悬径分令王陵基、孙渡、王耀武，着眼大局，积极行动。

(三) 空军于昼间对敌交通线轰炸，夜间悉赖陆军切实截击，由三水至桂平江道长逾千里，由岳阳以迄全州亦在千里以上，如此漫长之敌后运输线，以优势之陆空协同夹击，前途必可乐观。^①

白崇禧为各战区野战军彼此不配合，伤透脑筋，蒋介石的中央军只听蒋介石的。大敌当前，日军已打到桂林城下，白崇禧仍旧在发牢骚：“老蒋说，将来与他争天下的，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和我白崇禧！”

张发奎劝道：“算啦，健生兄，蒋公用兵有私乃是一贯行为，咱们努力打吧。”

桂柳外围战斗已基本于此，下面要看桂林核心战斗了。

桂林防守司令韦云淞及第31军军长贺维珍，为保卫桂林，以第131师防守桂林城北部及其附近要点，准备依靠核心阵地，以火力摧破日军的攻势后，相机转移攻势。

二、桂柳失陷

10月27日，日军以约3个师团兵力，对桂林实行围攻。

29日，日军对桂林城郊全面实施威力搜索，桂林北面主防御线，悬崖绝壁，无法攀登；西面主防御线叠岭重山，难于攻略；南面主防御线，虽地形不如西北两面，然而守军士气旺盛，不畏强敌，而且能运用人力以补地形不足，兵力配备，注重纵深；在阵地组成方面，注重背山背水；工事构筑，注重阵地前线的绝壁。日军飞机几番炸击，步兵数度猛攻，受重大损伤，守军阵地仍屹然未动。日军几攻不下，见守军东面阵地隔江孤立，攻略较为容易，日军决定占领东面地区后，再行渡河攻击。

西江方面的日军约2个师团2个旅团，已进出山地，阻止困难，桂林方面已有日军约5个师团，渐渐形成合围之势。第9战区中国军队兵力虽号称9个军，但连年争战，尤其刚打完长衡之战，又转战行军数千里，每军兵员均仅有四分之一；张发奎见部队疲劳之极，尤其是士气不振，缺乏信心，虽然他和白崇禧制定了缜密计划，而实施起来却很困难，他深感焦虑。再说柳州守备部队调动频繁，自始即未确定，他事先作了一切准备，但是由于各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种关系无法完成。弹药屯储相差甚远。日军准备充分，来势凶猛。第9战区奉命前来的莫福如第160师和安纯三暂编20师因入桂路受阻，无法按期到达，蒋介石命令确保桂柳，实在困难。万般无奈，张发奎向重庆发急电，请求空运两三个军到柳州，支撑危局。

11月4日，日军使用毒气猛攻七星岩阵地，双方死亡枕藉，七星岩守军终以孤立无援，阵地于5日被日军占领。

6日，日军利用七星岩作观测所，连日炮击桂林市区，造成市区到处火灾不断，市内房屋，焚毁殆尽。

7日，日军由定桂门、中正桥、马王洲三处强渡漓江，定桂门方面，因漓江码头对许高扬第170师已构成绝壁，同时该师象鼻山侧防工事火力猛烈，给予日军进攻部队惨重打击，未能得逞企图。

8日，由中正桥、马王洲强渡漓江的日军，向桂东路、叠彩路猛攻，致中正桥头堡三座沦于日军手中，守军韦云淞军长急红眼，大声喊道：“夺回桥头堡，悬赏十万国币！”阚维雍第131师向桥头堡反攻，然而一路死伤，未能完成任务。

9日，韦云淞命令许高扬第170师恢复攻击，该师除班长上等兵外，多是新兵，因急需参加作战，仅仅实施射击和警戒教育，于是师长抽调上等兵班长编成突击敢死队，并使用火箭筒、战防炮、爆破器材加入战斗，这群老兵，出生入死，身经百战，一波接一波向日军反扑，最后使用手榴弹近体肉搏，恶战惊心动魄，最终将桥头堡阵地从日军手中夺回。

韦云淞指挥阚维雍第131师发扬火力网优势，将占领马王洲的日军围歼，并予由伏波山南侧侵入的日军以重大打击损伤。9日，因日军大举增援，以陆空联合利用马王洲为落脚处，由桂花街向守军第131师核心阵地猛攻。虽经守军奋勇抵抗，终因伤亡过大，守军第131师防守的伏波山、风洞山、皇城等要点地区，均被日军突破，守军第170师由南面增援反击，无奈于日军兵力火力过于优势，无法将其驱逐，双方巷战至11日。韦云淞见四处是日军，



桂林市区中弹燃烧



日军占领宾阳。这是被俘的中国士兵。

筋疲力尽之际，传来命令，韦云淞率残部突围，桂林遂告陷落。

韦云淞含泪离开桂林，第131师阚维雍师长、桂林防守司令中将陈济桓参谋长、第31军吕旃蒙参谋长、第170师胡厚基副师长等高级军官，均阵亡于桂林。

日军占领桂林同时，目标也对准柳州。

首先是10月27日，中国军队以与日军在柳州地区决战之目的，以一部于红水河、柳江沿岸占领阵地，阻止日军渡河；主力则集结于柳州附近，乘日军渡河进出柳州近郊之际，相机转移攻势，压迫日军于柳江江畔而击破之。基于此方针，张发奎命令邓龙光集团军（第62军、第64军及桂绥第一二纵队）转进迁江至象县间、红水河及柳江西岸之线，占领阵地。杨森集团军第26军、第37军联系邓龙光集团军于象县、鹿寨沿河西岸占领阵地，阻止日军渡河。

张发奎命令丁治磐第26军固守柳州，杨汉域第20军协力第26军固守柳州外围据点，相机转移攻势。夏威集团军（第93军、第79军的余部及新19师）联系杨森集团军，沿永福河西岸一带，占领阵地，阻止日军西进。黎行恕第46军（第188师、第157师）为控置兵团，位于柳州以西三都附近，乘日军攻击柳州时，即协同守军，对日军转移攻势，策应邓龙光第35集团军的攻击。限11月10日前，部署完毕。

各兵团于部署时，正碰上阴雨连绵，盟军飞机由于云层太厚无法活动，

日军乃乘机对夏威集团军重施压力，致使无法转移阵地。

11月14日，桂柳间的永福阵地，被日军突破，第93军及新19师陷于苦战，第20军与日军第3师团激战于修仁附近，无法脱身，杨森、夏威两集团军，均未能如期按计划部署，日军就此乘势南下，并以一部出中渡赴柳州，严重威胁柳州左侧背。为确保前线阵地，掩护柳州侧后安全，张发奎即令控置兵团的海竟强第188师，转用于柳州城，拒止由中渡向柳州迂回的日军。

邓龙光、杨森两集团军，于变更部署时，沿江进犯的日军，已进抵红水河南岸及柳江西岸地区，其一部于象县附近出现，迅速从柳州东侧渡河成功，11月6日起，自迁江经柳州亘柳州城全线展开激战。

9日，日军突破柳州据点，守军第26军的两团被日军包围，损失重大，致柳州城被日军攻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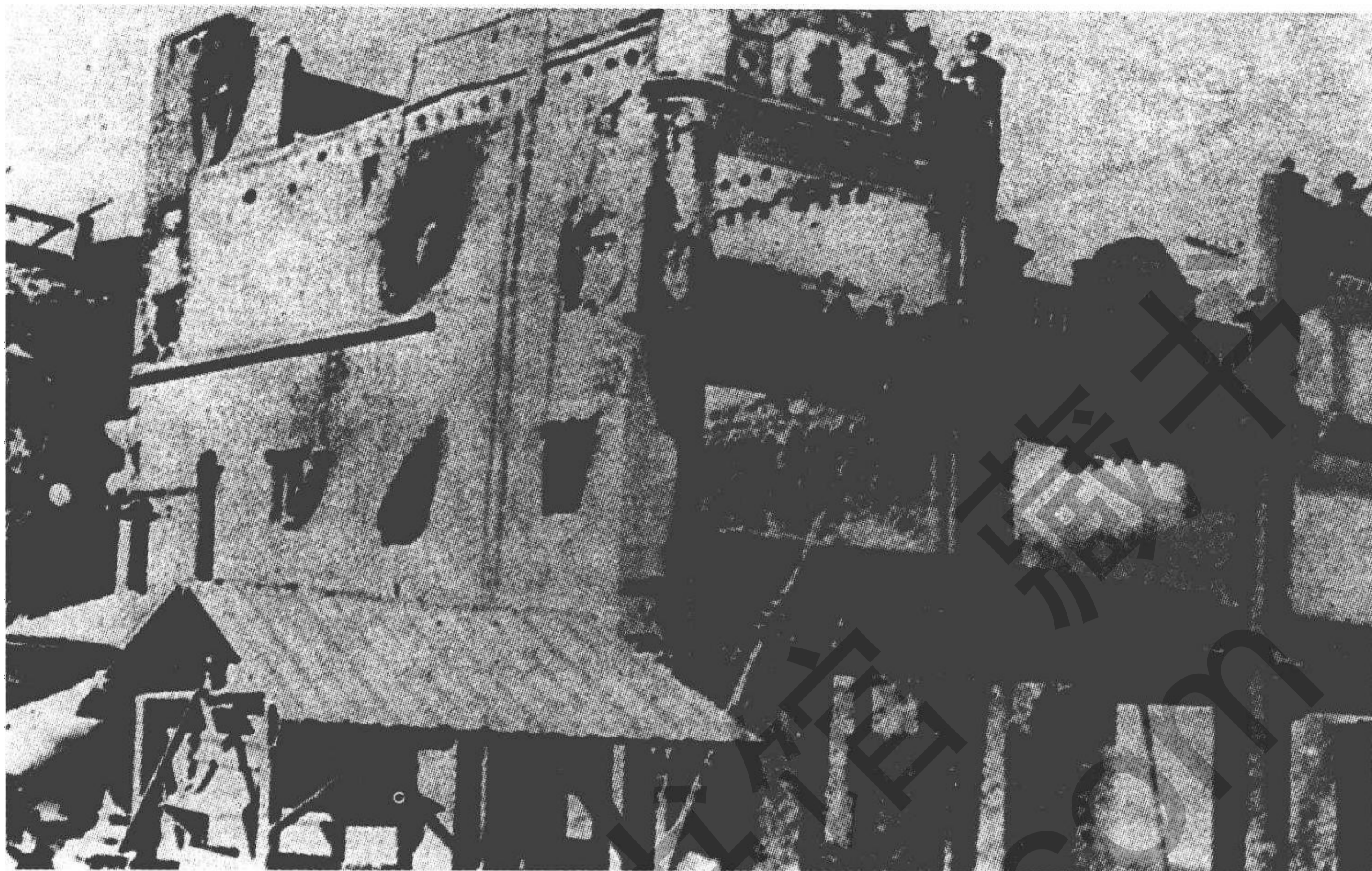
日军以有力一部，由柳城北方向西突进，中国军队以力保宜山，掩护黔桂安全，相机击破日军之目的，于11月10日，重新调整。张发奎命令邓龙光集团军主力，第64军、第62军转进于北泗乡、思练圩、大塘圩之线，留下一部于现阵地竭力迟滞日军的行动；以夏威集团军（第46军第188师、第175师、第135师）于大塘、三贫之线，扼守铁路公路正面，固守宜山；杨森集团军（第20军、第46军）转进三岔、中脉、小长安之线，掩护宜山左翼。

11月12日，邓龙光集团军已到达指定地点——北泗、大塘之线。夏威集团军在理苗、洛东之线，与日军激战。杨森集团军以逐次抵抗向龙江河转移，而柳城西犯日军3000余人，乘杨森集团军阵地占领未定之前，由柳州附近的大浦向西迅速推进，第20军将敌拒止于宜山以北地区，正面的第46军受到日军左侧威胁，向宜山东南地区转移……

宜山于15日失陷。

张发奎对邓、杨集团军大为不满，对桂柳前线中国军队之状况及形势担忧，于11月17日发电于重庆，报告此次桂柳会战情形，并恳请重庆速定大计。张发奎电文如下：

查此次桂柳会战，以取指挥无方，日蹙百里，实属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至各将领中忠勤尽职者，固不乏人，而昧于大势，规避战争者，亦不鲜其例，颓风所播，战意潜销，试一检讨各军战绩，除确因转战过久，实力耗损无法达成任务者，尚堪原谅外，如46军参战最晚，人员武器亦较他军优越数倍，最后宜山正面如再不使之坚强抵抗，不仅不以服苦战之袍泽，且无以对输械之盟友，及接触不及两日，损耗亦不严重，居然自相惊扰，避开正面，到宜山垂手陷贼。怀远、三江防军未集，勉以工8团及本部特务团分别布置警戒，



日军轰炸后的南宁市区惨状

迟滞敌人，现敌已迫怀远，正隔河对战中。26军虽已到，能否阻遏西犯，仍无把握。判断敌情，如我能在怀远坚强抵抗，桂柳会战或即至此而止。但一般战力耗损过巨，劲旅亦成废师，倘敌此扩张战果，逼近黔疆，亦非绝不可能。职戍桂五年；虽明知部队疆界太严，风气太坏，而仍委婉牵就，谓可终济时艰，不料诚信未孚，贻误滋大，深负钧座期许，亦职所不能已言者。现金城江重要物资山积，沿线难民死亡载途，目击疮痍，罪戾曷极，除遵谕竭尽智能，争取时间外，敬恳速定大计，指示机宜，无任迫切待命之至。^①

蒋介石读完张发奎的电报，狠狠说道：“46军黎行恕的头是铁的吧，娘希匹！”

军令部次长主任林蔚急忙说：“委座，桂柳前线部队都已在苦撑；眼下实为关键，杀黎行恕定会影响全线士气，黎行恕是夏威的爱将，第16集团军在桂柳战场举足轻重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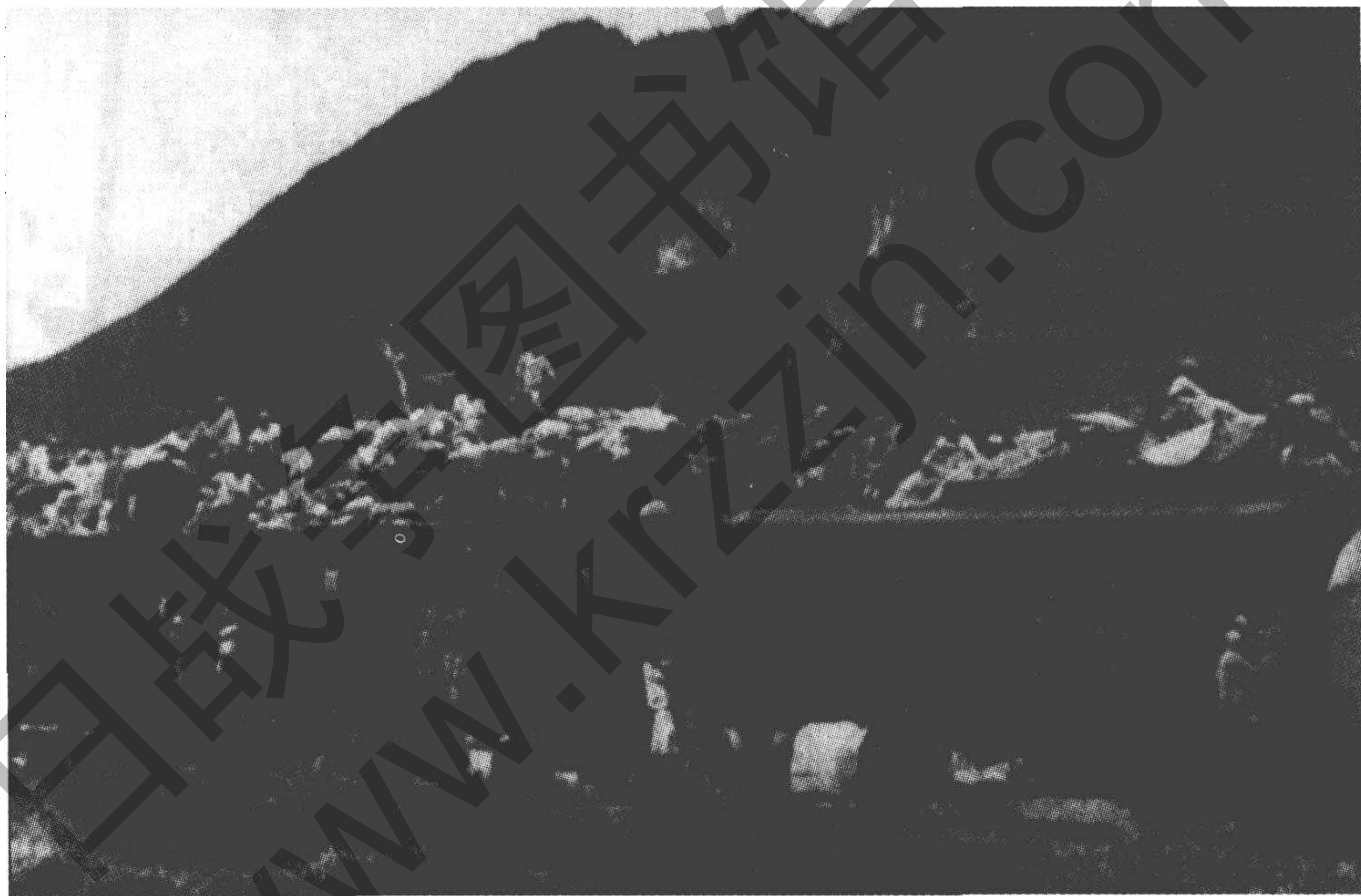
蒋介石考虑片刻，觉着林蔚言之有理，便在电文后批示：“以全权整饬军纪，凡不从命令擅自撤退之主管，长官应就地正法为要，一切由中名义行之可也。”

怀远方面战斗正打得激烈。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敌我于三岔、洛东附近血战方酣之际，战区为谋求逐次抵抗消耗日军，获得余裕时间，掩护黔桂路安全着想，张发奎令邓龙光集团确保金钗、九度乡之线；第26军、第37军于11月15日前，在北旺、怀远之线，杨森集团军保守马乡、罗城之线。

攻陷宜山的日军，于同月16日，由宜山西犯，进攻怀远守军阵地，另由忻城方面窜来日军三四千人，向北旺阵地攻击。奉令守备怀远的丁治磐第26军因行动困难，迄16日，未能完全到达。第4战区长官部只得改令原在怀远构筑阵地的工兵8团，炮兵第14团第8连及战炮总队的一连，外加战车5辆，临时由第4战区战干团教育长王耀武统一指挥，坚强抵抗。待第26军到达完毕时，王耀武等已与日军血战5天，此种临时改令处置，竟收意外功效，予日军以重大的消耗。



难民挤满了火车

日军见正面攻击行不通，便转移主力于11月8日攻陷安马，并继续西进；同时北旺日军约一联队，迂回金城江，黄涛第62军一部因寡不敌众，几经苦守，未能保住防线。

此时另有日军约一师团，向邓龙光集团发动猛攻，并于九渡乡渡河，向都安挺进，途中遭第62军竭力拒止，双方厮打一团，两败俱伤。

12月12日中国军队重新部署，张发奎令夏威集团军于三江口及以南地区，占领阵地，阻止日军西进，必要时向东兰转移，侧击铁路公路沿线日军：

邓龙光集团军主力拒止当面日军，并以一部迅速进出邕田，拒止南宁向邕田路进犯的日军，杨森集团军在金城江、思恩之线，阻击西进日军，并确保黎明关要地。协同王铁麟第91师，克复上下司及六寨等地。日军第13师团军于12月2日攻占独山。第3师团于11月27日占黎明关，12月3日攻占荔波，其先头部队进抵贵州都匀。严重地威胁到重庆的安全。在中国军队拼死反击下，12月12日再克南丹，13日晚克野车河，并与第46军共同包围河池的日军。14日晚，日军增援2000余人，向中国军队反扑，经中国军队奋勇激战，日军因久战兵疲，无力进攻。而中国军队各部转战过久，也需整补，以备反攻，双方形成相持之势。

当日军侵占贵州边界的重镇独山以后，云南、四川受到威胁，陪都重庆震撼，何应钦认为“此时诚为抗战以来最艰险之一刻。”蒋介石急命何应钦坐镇贵阳，令远在河南的汤恩伯星夜率部驰赴黔南前线，汤恩伯令石觉第13军、陈素农第97军、孙元良第29军等千里驰援；并令其副司令官张雪中率两个师驰赴贵州马场坪一带，布置新的掩护阵地，以保卫贵阳地区；以石觉第13军主力，负责守备贵阳市区。由于日军从河南打到湖南、广西，已是强弩之末，加之打通了华北、华中、华南的大陆交通线，完成了战略目的，所以不久就退出了独山。此时的汤恩伯又成为英雄。

《中央日报》声称，汤恩伯在桂柳失陷后，顶住了日军西进。但大多数人认为，汤恩伯为抗战时期所谓“中央军”中的战将，其实他并不善战。李宗仁这样说道：“汤恩伯专喜欢打飘忽无常的机动战，看到形势绝对有利时，便迅速加入，来个突出。”从此次会战来看，好像确是如此。

第四节 豫西鄂北会战

一、“长腿将军”的御敌之策

第5战区自1941年2月豫南战役结束之后，没有大的战役，战区司令长官部设于老河口，李宗仁在老河口郊外杨林铺镇创设“第5战区干部训练班”，李宗仁兼训练班班主任，各集团军总司令或副总司令轮流担任副主任，各军军长、副军长担任队长、副队长，调各军中校官以上官佐到训练班受训，以努力提高指挥员的素质和技能。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1945年，战局发展有利于中国战场，日本帝国主义已呈失败之势。为适应反攻作战，统帅部对军队指挥系统及其部署，做了一些局部调整。1945年2月初，统帅部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升任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为汉中行营主任。汉中行营辖第1战区、第5战区和在大别山游击根据地所划设的第10战区，但“事实上是一个虚设机构，无实际的职权”。各战区仍由军委会直接指挥，各战区只不过把送呈中央的报告送一副本给“行营”罢了。李宗仁认为：汉中行营“这一机构似乎是蒋先生专为我一人而成立的。目的是把我明升暗降，调离有实权的第5战区。”“蒋（介石）先生生性多疑而忌才。他见我在第5战区与部队的感情十分融洽，深受部属的拥戴，至恐形成尾大不掉之局。但是抗战六年（实已七年），我第5战区可说是成绩辉煌，蒋先生实无适当借口把我调职。所以他唯一的抉择便是成立一个位尊而无实权的新机构，把我明升暗降，与部队脱离实际关系”。

李宗仁对蒋介石设立汉中行营，调升其为行营主任之目的之分析，不无偏颇之处，但也并非“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蒋介石总提防部属尤其非嫡系部属的尾大不掉，是路人皆知的。好在李宗仁对这一“明升暗降”非常满意，他感到抗战以来“戎马倥偬，案牍鞅掌，个人也很想得机休息；加以功高震主，无端招忌，倒不如暂时减轻一些责任为愈。”中央任命发表以后，李宗仁反觉浑身轻松，即赶忙准备交卸“第5战区司令长官之职”。^①

2月11日，统帅部发表命令，任命刘峙接替李宗仁为第5战区司令长官。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804、805页。

李宗仁向由重庆乘小飞机赶到老河口与刘峙办理了交接事宜，便赴汉中就任汉中行营主任去了。李宗仁长第5战区达七年之久，前后直接指挥过的军队达100多万，进行过无数次会战、战役和战斗，堪称抗战名将。第5战区是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主力战区，打了许多苦仗，也打了不少胜仗，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李宗仁的坚韧不拔的顽强气概、焦土铁血的抗日决心、英勇果敢的指挥艺术、善待下属的宽厚气度，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李宗仁的抗战历程，是其一生中最闪光的段落；其抗战业绩，历史不会忘记。

刘峙接掌第5战区，此人为蒋介石的心腹将领。他是江西吉安人，生于1892年6月30日，早年就读于湖南陆军小学、武昌陆军中学、北京清河镇陆军第一预备学校、保定军官学校，为保定军校第二期步科毕业生。曾先后在北洋巡防营和广东粤军中供职。黄埔军校成立后，刘被何应钦引荐做了军校战术教官，军校成立教导团时，何应钦为第1团团长，刘峙被任命为该团第2营营长，深受何的信任，与当时也为营长的顾祝同被时人称为何应钦的“哼哈二将”。

刘峙率部参加了广东革命军方面的两次东征，战绩显著，不断升迁至团长、副师长、师长，并逐渐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北伐战争爆发后，刘峙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2师师长，率部参加北伐，建有战功，遂升为第1军军长。刘峙追随蒋介石，可谓忠心耿耿，矢志不移。随后参加了以蒋介石为中心的新军阀混战，又参加了对工农红军的“围剿”。刘峙曾任河南省主席兼开封绥靖主任，1935年4月被升为二级陆军上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刘峙被任命为第1战区第2集团军总司令，率部由开封进驻保定，守备平汉路沿线，由于作战不力，引起平汉路正面的大溃退，被世人讥为“长腿将军”。统帅部给刘氏以“撤职查办”的处分，第2集团军由孙连仲接掌。但刘氏毕竟是蒋介石的宠将，旋即又被重用，但一直未在抗日战场的第一



李宗仁、孙连仲（中）卫立煌（右）在一起。

线供职，谈不上抗战有功。蒋介石任命刘峙为第5战区司令长官，并非“论功行赏”，根据战绩而重用，实乃以宠信刘氏而用之也。据说，当时蒋夫人宋美龄曾向蒋介石进言：“外边闲话很多，刘峙恐怕不能再指挥作战吧？”

蒋介石说：“刘峙指挥作战是不行，但是哪个人有刘峙那样绝对服从？！”

一语道破天机，这是否“绝对服从”，便是蒋介石的用人标准。

刘峙接任第5战区司令长官不久，便遇上了一场大战，即豫西鄂北会战。

日军1944年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投入相当兵力，打通了大陆交通线，并破坏了沿交通线附近的飞机场，但是，中美空军仍然利用平汉路、粤汉路以西各机场，集中攻击、轰炸日军赖以维系军运的平汉、津浦、粤汉等铁路和同蒲铁路的南段以及长江、湘江、汉水、西江等水上运输。日军空军已处于劣势，既失去了制空权无力保护运输线，又无力破坏中国后方机场。日军大本营便决定由陆军进行长途远征，破坏中国后方空军基地。为破坏豫西、鄂西北地区机场，日本中国派遣军决定发动对豫西、鄂西北的进攻，令驻郑州的第12军担任主攻，驻当阳的第34军之39师团及驻山西的第一军为策应助攻。

日军的作战计划是：第12军于1945年3月末开始行动，主力从鲁山、舞阳、沙河店附近一线，以急袭突破中国守军阵地，迅速进攻至西峡口、老河口一线。第39师团由荆门向北沿汉水以西攻占襄阳、樊城、谷城；第1军派出一部从黄河以南的陕县进行出击。

针对日军的动向，为保护豫西、鄂西北空军机场，中国最高统帅部1945年初就作出防御部署。1月8日，蒋介石致电时仍任第5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和第1战区代司令长官胡宗南，“指示第1、第5战区协同作战要领如下：

（甲）作战方针：（一）第1、第5战区，以广领要地，掩护机场，巩固川陕门户之目的，应就现态势，配合路东及敌后部队，行战略持久战，主力固守宛、郟、襄、樊，以遏阻敌奸窜扰，并利用豫、陕山地，广建根据地，完成攻守作战之准备。

（乙）部署：（二）两战区之豫西战斗，必要时，由李长官统一指挥（不另设机构）。（三）两战区作战地境，变更为淅川、南化镇、郟西、上津、冷水河之线，线上属第5战区。（四）（第1战区作战部署从略）……（五）第五战区……（1）以一部保持现有阵地，主力固守大洪山、枣阳、涧河镇、南阳之线（利用唐河、白河构筑多数之纵深及斜交阵地），特须注意对敌机械化部队之防御。（2）以第47军控置于邓县附近，第22师控置于丹江以西均县

东北地区，准备适时策应。(3) 于襄阳、樊城、老河口、三宫殿沿江西岸经浙川左接第1战区紫荆关阵地之线，由第47军并指挥第22师（原序列不变）构筑第二线预备阵地。(4) 为实施韧强作战计，应在桐柏山、大洪山、武当山建立作战根据地。(5) 第10战区大别山兵团，应以一军以上兵力向确山、信阳间，攻击敌之背后。……（丁）注意事项：（九）部署方面，应置重点于公路两侧地区，并随时有阻绝破坏准备，使敌不得利用公路前进。（十）担任游击部队，兵力不宜过大，并应预先指定，使其早作准备。”^①

随即，为便于指挥作战，设立汉中行营，由李宗仁任行营主任，刘峙接任第5战区司令长官。当日军第12军开始向豫西进攻时，统帅部作了进一步部署：由刘峙之第五战区防守鄂西北老河口、豫西南邓县、南阳、方城、叶县以南地区；由胡宗南之第1战区防守南阳以北直至豫西地区，其中第5战区的兵力部署为：孙震第22集团军防守鄂北；刘汝明第2集团军防守豫南，其中曹福林55军三个师位于唐河、泌阳、沙河店地区，刘汝珍68军三个师位于南阳、社旗、方城、独树、杨楼，尚店一线，李宗昉第47军三个师（原属第22集团军）位于新野、邓县地区。

中国军队参加豫西鄂北会战的部队，第1战区有10个军25个师，第5战区有9个军20多个师，第10战区有1个军6个师。



中国军队前线的炮兵

^① 《蒋介石致李宗仁等密电（1945年1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二、豫西鄂北失陷

3月22日，日军主攻部队第12军发起进攻，以三个师团另两个旅团的兵力，采用齐头并进相互策应的办法，向豫西突进。该部敌军110师团3月22日占领南召之后，积极准备进攻南阳。从3月18日至23日，南阳地区连降大雨，道路泥泞、松软，许多公路又被中国抗日军民破坏，影响了敌军战车、摩托化步兵以及炮兵的行动。3月23日天空放晴，中美空军立即出动，寻找日军骑兵和战车队予以痛击，致使日军战车第3师团遭受重创，行动极其迟缓，落在了步兵的后面。

3月23日，蒋介石命令平汉路以东的第10战区，牵制向南阳、老河口地区进攻的日军，重点攻向铁路线上的遂平、郾城，挺进军攻向确山、明港。

日军骑兵第4旅，发起进攻之后，24日从南阳以南的30里屯渡过白河继续向前推进，遭到中美空军连续轰炸，伤亡较大，但该部敌军仍不顾一切地向前推进。随即，该敌避开南阳至老河口的公路，由公路以南攻向老河口。这样既避开了中国守军的层层抗击，又增加了进攻的突然性。27日晨，该敌已达老河口以东20公里左右的张仙营、秦集、柴岗、竹林桥一带。敌110师团25日到达南阳城北的石桥镇一带作攻城准备，敌115师团经与刘汝明部激战，也于25日到达白河以西的吴集、陆营、杨庄营、华寨。

第5战区除令一部固守南阳外，令其余部队西撤至西峡口、丹江、汉水一线，并在西峡口以西的西坪镇、紫荆关、魁门关附近加紧构筑工事御敌。

日军侦探到中国守军的动向，遂于26日决定：准备进攻南阳的110师团首先向内乡攻击，然后主力攻向西峡口，另以一部攻向淅川。第115师团向老河口急进，另以一部攻向老河口西北约45公里的李官桥附近，以控制汉水上游地区。步兵第87旅团配属部分战车队，第12军直辖炮兵一部予以协助，进攻南阳。骑兵第4旅团进攻老河口飞机场。

27日凌晨，敌骑兵第4旅团发起对老河口的进攻，中国守军第22集团军第45军125师奋勇堵击敌军。

老河口位于汉水东岸，抗战时期是鄂北、豫西、陕南地区的重要陆上交通要道。由老河口向东北方向经邓县、南阳、驻马店（或许昌、郾城）可直达豫东、皖北、苏北、鲁南等敌后地区，中国军队、物资向上述敌后战场的调拨，主要是利用这一交通线。由老河口向西北经内乡、西峡、商南、丹凤、商县、蓝田的公路，可达西安；由老河口过汉水向西经草店，十堰、黄龙，白河、平利、安康公路，可达陕南的汉中；由老河口向东南经仙人渡、太平、

襄阳的公路，可达枣阳；由老河口沿汉水船舶运输也极便利。老河口成了战时重要交通枢纽。

老河口地区属丘陵地带，光化老县城在老河口东北约两公里，城市面积较小。老河口是县属大集镇。武汉会战结束以后，李宗仁把第5战区长官部迁来此地，在老河口城东与马头山之间建造了一个土跑道的飞机场。



重机枪向日军射击

日军之所以发动对老河口的进攻，一是为了占领老河口飞机场，以减少中美空军对平汉路的攻击；二是为了控制老河口这一军事交通枢纽，阻止中国后方与敌后战场的联系，并为其下一步进攻创造条件。

27日，敌骑兵第4旅团兵分数路向光化县城老河口、飞机场攻击，中国守军汪匣锋第125师坚决勇猛地抗击敌军，汉水以西的炮兵猛烈轰击日军，空军也对地面进攻的日军进行攻击、轰炸。日军几路均伤亡较大，进攻受阻。同时，中美空军还对日占机场及分散隐蔽在机场周围的航空器材、汽油等物资进行破坏性轰炸。

经一天激战，飞机场终为日军攻占，但光化县城、老河口市区仍由125师坚守。125师虽激战一天，但伤亡不大，仍保持强大战斗力。日军骑兵第4旅团战斗力却大大减低，由于连日作战，屡屡遭到中美空军的打击和中国守军炮火的轰击，部队减员较多，且疲惫不堪，许多马匹倒毙。该敌担心中国守军反击，遂以一部采守势作战，其余稍作后撤，进行休整。

28日、29日，中国守军对日军展开反击，由于投入兵力不多，同时日军

援兵逐渐到达，所以斩获不大。

3月29日凌晨，敌12军军部电令进攻老河口的骑兵第4旅组织一支“特别挺进队”，向老河口西北约50公里、位于均县境内、老河口至安康公路上的草店突进，奇袭歼灭设在该地的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敌骑兵第4旅团长藤田茂遂令第26联队第2中队长樱井元彦率骑兵30余人，组成特别挺进队执行奇袭任务。

樱井部曾进行过这类奇袭训练，他们化装成中国守军，于29日夜出发，向草店方向挺进。30日，该敌在均县附近村庄宿营时，被当地群众识破，附近群众抗日自卫团队等，从四面八方这支日军“特挺队”杀来，最多时聚集了1000多人。该股日军死伤大半，余者狼狈逃回老河口原出发地。

敌骑兵第4旅团待援军独立步兵第30大队全部到达老河口前线后，遂于3月31日拂晓再次发动对老河口的进攻。防守老河口的125师，在城南、城北均得到友军的支援，还得到汉水西岸的炮兵火力掩护，战斗情绪高涨。而进攻老河口的日军大多是新兵，装备一般，攻击精神不强，一遇中国守军的强大火力便精神紧张，只知隐蔽，不敢前进。该敌31日的第二次进攻激战终日，被中国守军125师打退。125师组织反攻，敌军被迫撤回原出发地，双方继续对峙。

敌骑兵第4旅团伤亡严重，其中第25联队的四个骑兵中队，被临时缩编为一个中队。4月2日，日军杉浦英吉第115师团到达老河口，骑兵第4旅团遂撤出战斗，休整待命。与此同时，日军第87旅团3月30日拂晓开始进攻南阳。

由于豫西鄂北会战一开始时蒋介石便严令，对重要城市和战略要点必须严守，没有命令不许撤退，所以当敌重兵超越南阳进攻老河口、西峡时，守南阳的黄樵松第143师仍然坚守南阳不退。守军根据地形，在城东南方一带平地，设置了大片地雷区，并加强该方面的防守兵力。攻击南阳的日军，在城外就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抗击，推进速度极慢。经过激烈战斗，一部敌军由城西北角突入南阳城内，黄樵松第143师部队与突入城内的敌军展开激烈巷战。战至当夜，黄樵松率所部从东南方向撤离南阳，南阳陷入敌手。

另一路日军第110师团，攻向内乡，吉简章新编第7军第26师一部抵抗不力，后撤。日军3月28日占领了内乡。随后，日军又攻向西峡。防守西峡的中国守军是吴绍周85军之黄子华第23师，加上由内乡撤退的军队，守军总数约两万人。西峡口以西的险要山区，已由第1战区部队构筑了多层防御工事。

3月30日，日军发动对西峡的进攻，城内中国守军及城西马头山、庞家营一线的守军，对日军展开顽强抵抗。经过激战，日军攻破西峡东门、北门，守城部队遂从西门涉过淅水，退入城西及西北的既设阵地。

西峡城西约三公里的马头山，高度不足500米，与浙水平行呈南北走向，是第23师控制西峡口的主要阵地。敌军一个大队已进攻马头山中国守军阵地两日，由于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和英勇反击，该敌受到重创却毫无进展。30日攻占了西峡县城的日军向马头山以北地区迂回，控制了由西峡去西安的公路。敌战车第3师团一部。由西峡沿公路向西推进，到达庞家营时，被中国守军以火焰喷射器烧毁了先头的一辆坦克，后续战车堵塞在公路上，中国守军以战防炮、手榴弹、爆破筒猛烈攻击敌战车，毁伤敌战车多辆，余者狼狈逃跑。守马头山一线的第23师部队，根据敌军已迂回后方的情况，于30日夜撤出阵地。

日军战车第3师团主力奉命于29日从内乡攻向浙川，沿途遭到刘汝珍第68军部队的猛烈阻击，行进速度缓慢，4月1日推进到距浙川10公里左右的施湾，被中美空军发现，遂对该部敌军连续轰炸，地面守军第68军也集中战防炮，直接瞄准射击，炸毁敌战车三辆。敌军不顾一切地继续西进，中美空军机群也紧追不放，集中并连续地攻击该部敌军。敌战车部队不得不疏散隐蔽，待中美飞机离开后，方敢再次向前推进。

防守浙川的68军根据北路日军已占领西峡、南路日军已达老河口、东路日军战车部队距浙川仅半日路程的战局态势，决定撤出浙川城，退守附近的山区。4月1日，日军占领了浙川。随即，敌战车第3师团回撤到内乡师岗以南地区休整，浙川由赶到该地的第110师团的一个联队驻防。

日军接替骑兵第4旅团进攻老河口的步兵115师团，吸取第4旅团连续攻击六天竟未攻下老河口反遭重大伤亡的教训，未敢立即发动对老河口的进攻。当日军第12军增援攻城的重炮兵部队到达后，115师团才于4月7日拂晓发动对老河口的攻击。

敌军集中炮火对老河口北门及市区进行轰击，并派出工兵用炸药把北城墙炸开一大缺口，敌军一部突入城内，中国守城部队汪匣锋第125师一面组织火力封堵缺口，阻止敌军的突入，一面组织兵力围歼突入城内的敌人，结果把突入城内的日军大部消灭，极少数得以突出城外，而城外日军却再未能攻进城里，激战进行了一昼夜，老河口仍控制在中国守军手中。

4月8日，日军再次发动猛烈攻击，并以战车部队为先导，猛打猛冲，终于冲入城内，中国守军立即展开巷战，与敌军勇猛拼杀。

老河口是一座南北长约四公里、东西宽约一公里的中等城市，当日军坦克掩护步兵源源不断地冲入市区后，第125师师长汪匣锋组织部队一面抵抗，一面撤退，在城南友军和城西汉水对岸的炮兵支援下，第125师全部撤到老河口以南地区。由于撤退工作组织严密，并在撤退途中对日军进行抗击，因



向日军射击的火炮

此损失很小，仅5名士兵被俘。第125师坚守了13天的老河口，于4月8日被日军占领。

与此同时，日军驻当阳地区的第39师团为策应豫西、鄂西北作战，于3月21日由汉水西岸向北攻击。中国守军冯治安第33集团军部队对该敌予以阻击，给敌以较大杀伤。该部敌军攻势猛烈，3月27日占领襄阳，28日占领樊城。随后派出一部向谷城进攻，中国守军22集团军的刘公台124师利用山地层层阻击该敌，中美空军也对这支由两个大队组成的攻击谷城的部队，进行连续的猛烈轰炸，日军伤亡较大，无法推进。日军第39师团已成强弩之末，无力再攻击谷城，且后方新占领区遭到中国守军的全面反攻，该敌被迫于4月3日下令停止进攻，随即实行总撤退。处境日艰的日军，犹如困兽，撤退途中大肆抢掠粮食、鸡、猪、布匹、白糖、药品、纸烟、火柴、杂货、食盐等等，大有将鄂西地皮刮走三尺之势。

但中国守军勇猛追击、侧袭敌军，空军又连续轰炸这支满载而归的日军，该敌丢盔弃甲、伤痕累累，所抢物品大部丢失，狼狈不堪地退回原占领区。

从北面策应作战的敌第1军派部由陕县向西面的灵宝、西南的官道口进攻，中国守军马法五第40军猛烈反击，敌军退回陕县。

豫西鄂北会战，日军虽然占领了一些地区，但遭到中国守军的痛击，尤其是日军已失去空中优势，遭到中美空军的沉重打击，日军伤亡已超过中国守军，这也体现了抗战后期日军总体上处于败势情况下作战的一大特色。随即，中国守军对深入之敌展开反攻，至5月，襄樊等地的敌军均被中国军队击退。